

小劉伶

作者: Chan Kwun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回 - 還俗

蟬噪林靜，鳥鳴山幽，好一片塵世淨土。

少室山南面有一片塔林，石塔群立，供奉歷代方丈和高僧舍利，自古為少林寺之禁地。塔森盡處有一泓小湖，隔岸有面百仞石壁，長年披着涓流，山水把壁面洗擦平滑，石理分明，儼如一副水墨畫。日光映照，壁上水波粼粼，隱約可見「回頭是岸」四字篆書，入石好幾分，筆法秀逸，遒勁非凡。相傳達摩祖師運上乘功力徒手刻成四字，後世乃稱此壁「回頭壁」。石壁之巔建一寺院，巋然附在巖石上，突兀而出，凌雲聳峙，雖不及恆山懸空寺宏偉，峭拔之勢同樣懾人。此寺院名為「銅人院」，深在塔林禁地，尋常弟子不敢冒至，即使習武多年的武僧也敬而遠之。

銅人院實為少林寺科場，弟子有通過此關者，足證武功蓋世，克當大任，日後分領寺內要職，甚或執掌少林。反之，若武功不逮，徒招遍體鱗傷，曾有弟子給打成廢人，是以達摩祖師在石壁刻了「回頭是岸」，教來者三思，自量空無實學就當輒回。

少林乃佛門之地，銅人院出手狠辣，拂逆我佛慈悲，難免惹外人詬病。然而，銅人院之設誠不可缺，達摩用心良苦，外人不解江湖，不解少林武學，自難明白箇中深意。銅人院之試煉雖艱，豈及江湖的腥風血雨？少林武功蓋世無儔，樹大招風，執掌少林殊不容易。經銅人院嚴格選才，少林方人才輩出，歷代高僧皆武德兼備，此少林長執武林牛耳之訣也。再者，少林武功講求修心，心明則神會，神會則氣通，氣通則招式自融。佛性越長，武功越高，是以闖過銅人院者既武功高強，亦懷慈悲之心。如塵根未了，滿腹心機，武功徒有其形，難有大成，遑論闖得過銅人院了。

少林多武癡，何也？佛門生活清樸，佛經又苦澀，年青的弟子悟不出佛理，只寄情習武，有的更好武成癡，反誤了禪修功課，捨本逐末。少林多武癡，闖銅人院乃武癡之心願，所求不在出掌少林，只求一試所學而已。塔林內，正有兩個武癡繞過重重石塔，朝回頭壁走去。二人是同輩師兄弟，師兄法號善正，早歲喪父，母無生計，將善正棄在寺門，遺下字條，復杳去無訊；師弟法號善明，亦是孤兒，給棄養塵里，幸好少林高僧圓德大師路過，憐其孤苦無依，帶來少林收養。二人同是孤兒，自小相惜，感情猶勝親生兄弟。光陰似箭，善正和善明在少林度了十多個寒暑，習武經年，夙興夜寐，熬過不少苦頭，練成一身好本領。

繞過塔林，眼前豁然開朗，澄湖瀲灩，流水淙淙。善明喜道：「前面就是回頭壁了。」善正比善明年長幾歲，沉穩持重，不形喜色，凝視回頭壁半晌，復仰望壁上銅人院。善明見善正木然呆立，推了他一把，呼道：「你呆着作甚？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善正道：「壁上佈了苔蘚，此地已久無人至。」善明笑道：「你怕了！」善正道：「自然怕！你也知道銅人院之傳聞，我倆能否全身而還，真未可知。」善明不以為然，眼眺遠方，朝回頭壁揮出數拳，虎虎生風。善正只有苦笑，接着道：「我倆自幼入寺，只專注一門功夫，歷練尚淺，只怕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名震江湖的十八銅人陣就在眼前，人皆謂陣法神妙，可抵千軍，當小心為是。」善明笑道：「江湖傳聞未免誇張，不可盡信。憑我倆本領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過，何畏區區十八銅人？」善正道：「你啊，自負，心浮，性子一點無改，正犯本門武功大忌。」善明道：「不要囉唆了，能否敵千軍，一試便知。」善明說罷，翻身入湖，駕起輕功，踏水而渡，衣履卻不沾水滴，宛如鷹隼低飛，倏已飄至回頭壁下，穩穩立在一塊小石上。善正見其身法，自愧不如，暗下佩服，亦自運內勁，踏水渡湖，歇在善明身旁。善正修習《盤根禪》，內力沉穩，唯輕功不及善明，兩腿沾濕了一小片。

二人仰望峭壁，近觀「回頭是岸」四字，更見筆勢非凡，懾魂動魄。善正心神不固，一時把持不了，懼意頓生，搖頭太息，癡道：「祖師徒手刻下此訓，教弟子有自知之明。我方練了十幾年功夫，藝業微末，竟想闖過銅人院，真異想天開。」正欲回身歸去，背後卻給人猛力一拍，驟清醒過來，只聽善

明道：「壁上四字好生怪異，不可久望。」善正抹去一把冷汗，囁嚅：「祖師筆法精奇，適才恍惚着了魔，好險……難怪銅人院少逢人至。」

善明打量四周，忽搗腦門，縱聲仰天大笑，嚇了善正一跳。善正罵道：「恁的大笑，嚇煞了人！」善明道：「人皆望壁生畏，臨陣退縮，我卻不然。祖師正要試我們意志，攀過回頭壁，算是闖過半關了。」善正本躊躇，給善明一語驚醒，當下抖擻，回道：「此話有理，姑且上去一看。」

善明急不及待，徑運輕功，兩足一提，身子便騰雲直上，驟及數丈，張臂一抱，詎料石壁平滑，竟無借力之處，一抱落空，不由墮下。善正思道：「石壁長年披流，平如銅鑿，不好借力。」善明穩穩落下，笑道：「既無處借力，姑且開幾個小洞，好讓你也容易攀上。」善正道知其脾性，忙道：「此處乃少林禁地，你莫胡來。」善明豈聽得入耳，自顧潛運內息，少刻異風四竄，打亂平湖，水花迸飛。善正拂袖格開水花，呼道：「還未入銅人院，莫徒費內力，該先尋他路。」善明充耳罔聞，霍地一躍，飛上數丈高，伸出五指，朝壁面一抓。石壁雖堅，於善明卻如豆泥一般，只見其五指削進石裏，往外一抽，鑽出一個小孔。善明好生得意，借小洞借力，縱身一蹬，躍高數丈，重施故技，又鑽出一個石孔。善明如是拾級而上，半晌已攀上銅人院，石壁給鑽出一排小孔，恍若一條梯子。

善正在壁下望着善明攀壁，心裏讚歎：「躍至這等高處已是非凡，莫說要開出小孔。善明啊，不枉你多年苦練，竟將金剛指練成這等造詣。」方想得入神，卻聞善明呼道：「莫要呆着，快上來！」回頭壁是少林重地，流水洗擦經年方打磨得如鑿平滑，如今一面瘡痍。善正仰望石壁，心裏歉疚，唸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正與善明冒犯了，乞祖師見恕。」

善正回心想：「銅人院懸在百仞之上，四周無路可至，不知前人何以攀壁。也許真如善明所言，回頭壁乃銅人院之首關，毀壁實非得已。」想到此處，心裏稍安。善正自知輕功不如善明，難及石孔，恰巧湖心有塊大石，有百斤之重，心生一計，當下躍進湖心，環抱大石，運勁一提，只見澄湖裏濁湧滾滾，大石募地離湖，給他雙手高舉。善明站穩馬步，含住一口真氣，大聲一喝，把大石擲出。大石不偏不倚，落在石壁之末腳，傳出價的震響。善明大驚，忙道：「何事？」善正笑道：「弄塊踏腳石而已。」善明人在高處，不覩善正那一擲施展了驚人膂力。善明唸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即踏上大石，駕起輕功，恰好觸到善明所築的石梯，倏已登上石壁。

二人並立回頭壁之巔，俯視整片少室山林，少林寺就在叢中。善正喜道：「自小拜師少林，不曾見此全貌。」善明卻掛心闖銅人院，無心水山，催道：「此間非遊山玩水之時，快來看看。」善正好生沒趣，回身走來，見善明蹲下，拾起一塊破磚，喃喃道：「滿地泥塵，不聞烟火，似乎無人打理。」善正打量四周，墀坍瓦塌，苔蘚蓋地，舉目看，銅人院的匾額已褪色，心裏訝異：「莫非銅人院已無人居住，或是內有乾坤？」善明沒有其縝密心思，二話不說，已躍上石階，拉起門環，大力拍擊數下。二人候了一會，四野一片闐寂，哪有人應門？善明不耐煩，用力推了一下，不料那門極重，絲毫不動。善明大異，道：「此門是銅鑄的，很重。」善正道：「且四處看看，或許另有門徑。」善明道：「銅人院之門徑是打出來的。」善正知他又要硬來，急道：「寺有戒律，草木皆有性，不得毀傷，你莫胡來。」善明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我毀此門，不損草木，豈算犯戒。」言畢乃擺起架式，兩袖盈真氣，虎口生剛勁，但見其目炯如鷹隼，大喝一聲，兩手握抓揮出，轟的打在銅門上。

善正心裏一驚：「這招難道……好一式金剛脫殼，未想他的金剛指已臻此境。」銅門受了善明一招，頓時排開。善明好生得意，笑道：「你看，門徑已打出來了。」善正只有苦笑，善明性急，率先衝了進去，方跨入門檻，忽聽一把沙啞蒼老之聲音道：「何輩弟子，膽敢妄闖銅人院。」善明在前方，見一物朝面門襲來，來勢極迅，眼見走避不開，只好兩手守住門戶。誰知甫觸手，兩手如受千鈞之力，善明大驚，知不可硬接，慌忙後躍，卸去七成猛勁，唯已站不穩，翻身滾在地上。

善正大駭，匆匆上前探看，問道：「生了何事？」善明沒有大礙，使了個鯉魚翻身，站了起來，看手上之物，原是一卷竹簡，翻開看，上刻一堆怪異符號，形似走蛇，不解所云。二人相顧納罕，善正道：「對家相貌何如？」善明道：「還未覷面，那人便擲來此物，內力好生厲害。」善正沉吟半晌，便道：「反正來了，若不打個照面，豈甘心歸去。」拂去衣襟塵埃，戰兢跨過門檻，含了一口真氣，吐聲朗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吾乃善字輩弟子善正，與師弟善明，冒闖銅人院，乞高僧賜見。」那人森森的笑，冷道：「善字輩弟子，佛性尚昧，藝業未精，妄想闖銅人院，可知罪孽之重？」

善正心道：「此人聲音蒼老，但吐氣清朗，內力遠在我等之上，無疑是長輩高僧。」不敢妄進，佇在門前回道：「弟子魯頓，未解罪孽何重，乞望指點。」老僧道：「達摩祖師傳下遺訓，少林武功內外兼修，安知何解？」善明沉不住氣，跨前答道：「少林武功內功和外功兼重，此要訣上下皆知，何須多問？」老僧道：「慈法那小子，教得後輩一竅不通，佛法不通，禮法更不通，無故打擾老衲清靜。阿彌陀佛，少林寺真一輩不如一輩！」慈法正是當今少林住持方丈，老僧卻稱之小子，善正、善明不禁納罕相顧。善正心道：「莫非此人輩份比住持方丈還要高？」

老僧道：「內外兼修，內者非內功，乃佛性也。佛性與武功相融，兩相權衡，尤以佛性為重。達摩祖師在遺訓寫得清楚，不信大可自閱。」善明猛然驚醒，手上竹簡原是祖師遺訓，走蛇文字乃天竺梵文。老僧又道：「你等自以為練成了高深武功，冒闖銅人院，圖不世虛名，乃貪也；只顧練武，忘修佛性，必好勇鬥狠，乃嗔也；好武忘佛，連俗家善信也不及，乃癡也。你等中此三毒，殆已深矣，老衲當清理門戶。」

此話一出，銅門便呀的關上。二人大驚，靠背而立，擺起架式。老僧道：「且看你們本領何高，可闖得過敝院的十八銅人陣。」少刻，銅人院裏噓聲大作，宛若千軍重圍，四面楚歌，二人不禁心寒。

善明驚道：「人聲沸然，卻不覷隻影，此陣法可真邪門。」善正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避不過，且專心接戰。」

善正苦思脫身之計，眼前乍現兩個黑影，不由駭異：「身法好快！」當下不敢怠慢，推出雙掌，朝不同方位打去。這招平平無奇，卻用上《盤根禪》的上乘內力，勢比千鈞，牢牢罩住來敵。那兩人卻不閃避，兩腿稍曲，挺着胸膛，吃了善正一掌。

善明喜道：「銅人不過如此。」那知善正雖然打中，只覺兩拳空空如也，恍惚打在禾稈一般，變色道：「非也。」兩個敵人接過一掌，退了兩步乃站穩，毫髮無損，豎眉橫眼，緊緊瞪着善正。善正甫與二人照面，霍地打個寒顫。那二人長相猙獰，勾鼻獠牙，好不嚇人，全身漆金，光着上半身，渾身如鐵石結實。善正心道：「這相貌此曾相識。」一瞥院內兩旁雕像，恰缺兩尊，猛然醒悟，眼前二人正是鎏金羅漢。善正忙道：「小心，吾等已陷……」話猶未畢，身後拳風颼颼，善明已跟兩個銅人交手。銅人拳如雨下，善明一時左支右絀，稍一失神，手中竹簡已給銅人奪去。

善明大怒，喝道：「怪物，快把竹簡還來。」銅人二話不說，匆匆退出圈外，善明欲擒，卻給另一銅人塞住去路。善明伸五指抓去，銅人揮拳來格，兩股真氣相沖，四手彈將開去。善明暗驚：「怪物好生厲害。」善正道：「莫急，慎守門戶。」一面推出兩掌，把四個銅人迫出圈外。銅人不能趨近，忽地大呼，兩排銅人亦大呼相和，紛紛離座躍下，團團困住善正、善明。

善明道：「敵眾我寡，姑守不攻，怎生了局？」善正沉吟一會，覺其話有理，乃道：「好！速戰速決。」善明笑道：「且看銅人與金剛孰硬。」二人疾聲大呼，狂風斗作，沙塵暴起，一時聲勢大振。那邊銅人亦怒吼，六人率先攻來，善明早已氣凝指爪，俟敵及身，攢手抓出，正是一招金剛拂拭，手臂挾真氣揮出，如趕月流星，橫掠六人要害。銅人沒有閃避，任胸膛受其指爪，只顧使出羅漢拳，紛紛向善明攻至。善明大驚，慌忙之間，善正走到身前，兩隻肉掌游走，在圈內盤繞，頃刻已使出數十招

，全打在銅人要害。善明稍回神，兩爪並發，使出適才破門之金剛脫殼，真氣全聚虎口，朝兩個銅人門面打去。銅人知這招凌厲，不敢以血肉之軀硬接，頓化拳為掌，嚴守周身大穴，卻不能盡卸其力，翻出丈外，倒在地上。銅人陣法去了兩人，不如之前嚴緊，善正氣力稍寬，忽地匝地轉了數圈，掌如兩點，快不覩影，四個銅人招架不住，也翻身滾出。

善明道：「好一式樹搖葉落，好功夫。」善正喘着氣，苦笑道：「莫要鬆懈，銅人又來了。」

原來十八銅人陣分三層，每層由六個武僧把守，輪流出戰，前方不敵，後方補上，如是流轉不息。銅人並非羅漢降世，全是少林弟子，平生只練兩種功夫，一為羅漢拳，一為枯木禪。枯木禪講求佛性，非六根清靜者不能練達。練成之日，刀劍不摧，加上羅漢拳和陣法，尋常弟子絕非敵手。銅人漆上金色，裝作羅漢之貌，教人未戰已懼怕幾分。

善明道：「你且退後，讓我招呼他們。」善正適才使出絕技，真元未復，只好站在善明背後，吐納調息。善明自忖此役凶險，不利久戰，當下盡迫真氣，只見他臉如丹砂，血脈賁張。善正憂其耗損過甚，喘道：「對家人多，切留幾分餘力。」適善明已入無人之境，豈聞其話，未待銅人及近，已使出六招，依舊是金剛脫殼。銅人曾見識此招，本有警惕，唯善明在忘我之境，所發招式更見凌厲，如行雷掣電，迅不勝防，全給擊出丈外遠。

善明笑道：「銅人不外如是...」話猶未畢，忽眼前一黑，不覺仰頭栽倒。善正見狀，匆匆攙扶，手按其膻中大穴，徐徐輸入真氣。善明轉醒，顫道：「尚差少許而已，我仍可戰。」善正笑道：「交給我好了。」回頭看，神色乍變。善明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善正搖頭，歎道：「阿彌陀佛。銅人院確名不虛傳，只怪我等不自量力。」

善正以為勝了兩陣，只剩一陣，自量尚有餘力，十八銅人陣少間可破。暗自歡喜之間，竟見銅人復起，穩站如故，全然無恙。十八銅人忽地變陣，圍成大圈，密密籠困，獐目瞅着善正，教他心裏發毛。善正料破陣無望，臉如死灰。銅人大吼，揮羅漢拳攻來，善正喝道：「且慢！」銅人齊住手，如魑魅般盯緊二人。

善正仰天長歎，遂兩手合十，曲膝蹲下，黯然道：「弟子不自量力，好生懊悔，從今自當潛心向佛，不再涉足銅人院矣。」銅人沒有回話，卻聞老僧大笑，倏又遏住笑聲，厲道：「貪生怕死之徒，枉你是少林弟子。」善正道：「我佛慈悲，乞高僧饒恕。」老僧道：「我佛慈悲，唯寺有寺規，不可輕縱。少林武功獨步天下，最忌不肖弟子誤墮魔道，貽害江湖。依祖師遺訓，你等只有兩路可擇，要不盡廢武功，要不逐出少林。」二人聞言大驚，善明嚷道：「這是甚麼遺訓，未免不近人情。」老僧道：「遺訓全記在竹簡裏，適才你已看過。」善正道：「弟子自幼拜少林門下，少林已為吾家，望高僧網開一面。」老僧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衲廢你等武功，從始專心向佛。」善明道：「誰怕你，儘使出真本領。」當下勉強站起，惜力氣未復，兩腿不住打顫。銅人怒吼，霍地攻上，十八雙拳頭如暴雨疾風，迎面打來。

「且慢！」善正喝止銅人，回頭向善明道：「我等好勝，悔之恨晚。」善明見他臉如土色，兀自喘着大氣，知其內力已竭，再鬥下去下無勝算，不禁黯然。善明慧根淺，無心向佛，卻是一等武癡，被逐少林猶可，廢棄武功則萬萬不能，姑且把心一橫，啐道：「罷了，我等都是武癡，儘可廢去平生所學！我寧可還俗，另投他處。」

善正不如善明，雖是武癡，終歸於佛有緣，心感歉仄，悵然道：「叨念者，乃師父之恩、同門之誼。」善明道：「非我棄少林，乃少林棄我。」善正沒應，抬頭朗道：「十年生聚，別地依依。伏望高僧留個情面，讓我等先拜別恩師同門。」老僧道：「緣起緣滅，何生罣礙？」善明道：「莫要求他，留住青山，何怕再會無期。」

善正縱有千般不捨，只有起來，銅人讓路，銅門便呀的打開，但聽老僧道：「銅人院外有弟子送行。」

」。善正悻悻然走着，走了數步，回頭道：「弟子去矣，唯未見尊容，深以為憾，高僧可否賜見？」老僧道：「緣份由之，何將強求？」善明滿腔惱怒，二話不說，逕自先行。善正索然，垂頭步出銅人院。

銅門前站了兩個武僧，臉如鐵，身如鐘，睛光炯異，足見內力之強，料是銅人院之高手，各執一炷長香。善明不理會，昂然跨出銅門，才走了兩步，忽地耳後生風，大驚，回身格開，武僧出手忒也怪異，一招已把善明擒住。善正上前欲救，卻給另一武僧擋住，只聽他森森道：「少林戒律，被逐弟子烙香印為記，終身不納。」說畢舉香烙在善明烙臂上，留個血紅大印，方將他放開。善明大怒，正要發難，善正厲道：「住手！」自亦張開手臂，任武僧烙上香印。

烙過香印，再非少林弟子，今生難重踏少林。二人頹然下山，從始沒有回來。

且說善正、善明本是孤兒，逐出少林，儼如流離失所，頓不知去處。善正雖好武成癡，唯靈台空明，在少林生活經年，潛移默化，早誠心皈依佛法。善正思前想後，佛法無量，坐石可悟，何愁非少林不可，不若另尋寺院，繼續修行。普天之下寶剎繁多，少林寺不留人，自有容人之所。少林之北有座五台山，相傳乃文殊菩薩之道場，山上有座寶剎稱菩提頂，香火鼎盛。自順治皇帝在菩提頂出家，此地可謂名垂千古，善正欲往，央善明同行。然而，善明之慧根不及師兄，每念佛經，總是昏昏欲睡。善明愛聞肉味，嘗在少林偷吃狗肉，遭弟子揭發，師父震怒，禁其習武一年，罰打掃寺院。善明留在少林全為習武，除了身披緇衣、禿頭、香疤，沒半分像出家人，徒有其表而已。如今給逐出佛門，正如老僧所言，再無罣礙，實不願再皈佛門。善正亦不強求，二人同行至伏牛山下，長揖作別。兩人自幼為伴，相惜相知，如今一別，難料再會之期，不由傷感，淌了幾滴男兒淚，遂各奔前程去矣。

且說善明目送善正遠去，踽踽盤繞高崗，左右籌算落腳之地，忖道：「常聞京城富饒繁華，何不往北走？即使闖不出名堂，長點見識也好。」乃望北速行，冀趕上善正，結伴同行。但走了數步，回心想：「京城富饒，生計必艱，我身無分文，又無本事，空有一身武功，怎生立足？久聞南方風物標緻，不若向南走，賺到本錢再回京城見識未晚。」當下拿定主意，擇南路走，方走過一個山頭，肚子嚕嚕作響。銅人院之役用盡力氣，下山後又沒半點下肚，走不了多遠，善明已飢腸轆轆。善明食量大，熬不了飢餓，正苦惱之間，望見遠處升起數縷炊煙，料有人居，當下加快步履，尋那炊煙人家。走了片刻，果見一道破舊村門，門旁正有一家小館。

善明大刺刺坐下，心道：「自出娘胎，未嘗大大方方的吃肉飲酒，今日要來個痛快。」連忙向小二呼道：「快來一盤燒牛肉，打一斤白乾。」店小二好生訝異，睜眼打量眼前這出家人，雄軀偉幹，睛光炯炯，兩行濃眉暗透戾氣，只道是個假和尚，說不定曾幹殺人越貨的勾當。善明給店小二瞧得渾身不好受，惱道：「店子沒酒肉嗎？」店小二不敢怠慢，陪笑道：「那裏！那裏！無酒無肉豈還成店哩！唯東家有話，小本經營，客官可否先付飯錢？」誰知善明乃不折不扣的出家人，身無長物，給此一問，頓脹紅了臉，心裏叫苦：「糟了，平素餓了就化緣，如今不同，世間豈有白吃白喝之事，還是另想辦法。」低頭念着阿彌陀佛，默然離去。店小二摸不着頭腦，心裏慶幸，只道避過一場麻煩。

善明實是餓得慌了，心裏盤算：「罷了，多做兩天和尚無妨，一路化緣，總好過餓着肚子走路。」然而身上沒齋砵，就地取材，拾了塊圓石，運起金剛指內勁，掏空圓石，立成一個石砵，抱之逐戶叩門。小村子本無佛寺，鮮見和尚，鄉親遇善明化緣，皆道是祥瑞，紛紛獻飯送茶。善明只訪了數戶，砵子已盛得滿滿。

善明席地而坐，提着砵子大嚼，一邊細想：「行走江湖，不可再用法號，當改個名字。我本事不大，獨金剛指功夫可堪自誇，且以金剛指為名。」善明讀書不多，苦苦覓字，忽然靈光一閃：「金剛指利若刀刃，無堅不摧，就叫指鋒罷。」扒了幾口飯，又想：「名字有了，還得弄個姓。」沉思間，一叟經過，馱着一籬李子。老叟見和尚化緣，在竹籬挑了兩個飽圓的李子，遞過給他。善明合十道：「善

哉！」老叟亦合十回敬，笑着遠去。善明把玩李子，忽然拍腿大笑，歡道：「李乃大唐國姓，我就姓李罷。從今以後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吾名李指鋒。」

且說李指鋒穿緇衣，抱齋鉢，化緣無恆址，寤寐無定所，自少室山南下，飄泊月餘，來到徐州。徐州富饒，百姓熙攘，化緣所獲不單冷飯殘羹，竟有幾塊銅錢。李指鋒盤垣數日，積累之銅錢足換一頓酒肉，急不待把錢財散掉，當下換去緇衣，穿件短褐，戴頂粗麻帽子，找了間酒肆坐下，把銅錢擲在桌上，向小二呼道：「拿酒肉來！」小二睨了一眼，看他衣衫破舊，但見他付錢，也當個客官招待，連忙推起笑臉，端上一碟紅燒牛肉，開一小壺濁酒。李指鋒大喜，夾了一大箸牛肉送入口裏，大口咀嚼，肉之味美，豈是素菜可比？又飲了一大口酒，只覺丹口一陣暖洋洋，好生舒泰。過去生活清苦，未嘗今天之快慰，心道：「做和尚有甚麼好？」

李指鋒酒興正濃，醺眼打量四周，小二正忙着招呼新來的客人。來者是個老伯，攜個小女孩，在鄰桌坐下。老伯灰頭蓬鬆，胡子斑駁，但卧藏七尺，鬚髯英偉。那女孩才十歲左右，怯生生的挽着老伯。老伯對女孩道：「悅兒，我等快吃個飽，趕緊上路。」女孩道：「爺爺，我們要去哪兒？」老伯道：「我們去找處無人的地方，種田種瓜，過些平凡日子。」女孩道：「蓮蓬山也有田哩。」老伯喟道：「蓮蓬山有很多壞人。天大地大，我們找處安寧的田地。」女孩不語，小小稚臉無半分爛漫。小二捧了碗陽春麵過來，爺爺叫女孩吃麵，又向小二要了一罇金華酒，自顧吃酒。

女孩吃了半碗麵，老伯忽覺周遭不對勁，匆匆丟下碎銀，挽着女孩離去。女孩不知就裏，卻乖乖的隨爺爺走。二人還未到門，四個人影倏現，攔住去路。老伯站住，冷道：「來者何人。」逐一打量眼前四人，濃眉勾鼻，顴骨微隆，長得威武雄壯，不類中土人物。四人沒有回話，凶凶瞪緊老伯，老伯攙着女孩，凝神對峙，盤算脫身之策，身後卻有人道：「你可是不到仙蘇存忠？」老伯回頭看，酒肆正中有張八仙桌，擺好八款酒杯，獨見一人自酌自飲。那人一身緞衣錦襖，留了一把長髯，神色冷傲，不武自威。

老伯抱起女童，退到牆邊，方道：「老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蘇存忠。你我無仇無怨，何故阻我？」那漢子冷道：「白蓮妖人，迷惑眾生，可想命休於此？」言畢把杯子往地一擲，打個粉碎，四周刀劍之聲大作，酒肆早埋伏了一幫隨從，提着兵刃，驟起攻來。

蘇存忠面無畏色，拉女孩藏在身後，信手推出一掌，不偏不倚打在一人胸膛，那人輒如箭飛出，重重摔下，不復動彈。眾人見狀，不由生了戒心，嚴守門戶，卻無一退後，步步迫來。蘇存忠大吼，鬚髮戟張，兩膝微曲，倏地匝地游走，身如擺柳，兩掌隨意亂打，了無章法。對家人多，竟無一及近，少刻，聞一聲慘呼，一人中掌，遠遠滾出圈外。對家不敢怠慢，一起進攻，十多張刀劍齊向蘇存忠身上招呼。蘇存忠身法好生怪異，看似步履輕浮，委實精奇，於絕處一一避過刀鋒，十多張刀劍莫傷其毫髮。其掌法更是高深莫測，不單招無虛發，更含雄渾內力，卻見對家紛紛中掌，倒地後不復醒來。指顧間，十多大漢盡倒地橫陳，刀劍散落處處。

酒肆亂作一團，食客慌忙四竄。門前四漢怒掣鋼刀，煞氣騰騰，食客莫敢奪門，匆匆找處藏身。蘇存忠擊倒對家十多人，手抱女孩，腳駕輕功，往窗牖急奔，正要躍出，忽然腦後生風，一物如疾矢射來。蘇存忠不及回身，抱緊女孩，凌高翻個筋斗，恰好避過，只聽撲的一響，那物打在棟上。蘇存忠回身看，竟是一個小酒杯，整個兒沒入木棟，完好無缺，足見巧勁非凡。蘇存忠暗下生驚，放下女孩，瞅着八仙桌前的漢子。

那漢子自酌一杯，沉道：「不倒仙，定教你倒地不起。」忽地左腕一轉，杯子迸射而至，朝女孩打來。蘇存忠大驚，見身旁有張板凳，發腿一挑，把板凳摔將出去，擋住杯子。只聞格的一響，杯子化為壘粉，板凳竟破作兩片。蘇存忠不敢怠慢，手撥腳挑，一時板凳橫迸起，向那漢子飛去。那漢子神色自若，執起一把木箸，信手擲出。木箸如疾矢射出，板凳盡給破開。蘇存忠舉起一張木桌護身，駕起

輕功，旋至那漢面前，隔着木桌打出一拳，正是一招隔山打虎，雄渾內勁穿破木桌，直撲漢子面門。那漢子見來勢凶猛，只好站起，回身打出一拳，兩股真氣相抵，桌子立破成木屑。蘇存忠身子凌空，順勢後翻，穩穩落在另一張桌子上。

那漢子撥開直裰，巍巍挺立，擺出一掌，待蘇存忠來攻。蘇存忠目力好，乍見其腰掛一面金牌，下垂一縷黃絮，當下明白過來，朗道：「原來是大內高手，老夫的面子可大了。看你身手，可是那狗漢奸候天海？」那漢子臉色乍變，森森道：「大膽逆賊，豈容你輕侮朝廷命官。」蘇存忠笑道：「你果是狗漢奸！姓候的，老夫跟你勢不兩立。」

蘇存忠躍下桌子，蹣跚走近，只見他身如柳枝，步若游蛇。候天海凝神以待，正色道：「素聞妖教的流形拳所向無敵，本座要好好見識。」蘇存忠走近其身，倏地匝地急轉，掌如流星，打向漢子周身要穴。候天海回掌格檔，蘇存忠沒與他相抵，在中路收起掌勢，復迂迴打出，直取面門。候天海不防此着，不及格開，匆匆躍開數步，蘇存忠一招擦面而過，劃出一道血痕。

候天海沉着不亂，拭去血水，忽地打出一拳。此一招看似平平無奇，實含強大內勁，拳風自四面八方襲來，聲如笛響。蘇存忠不敢接招，身子隨拳風晃動，卸去那股剛勁。候天海一招未老，亦一拳已打山，其勢更發剛猛。蘇存忠立在拳風裏，隨風搖動，始終沒有倒下。

候天海兩招皆落空，自揣不可久持，暗生毒計，聚滿內力，又打出一拳。老伯側身閃過，卻聞女孩喊叫，方知候天海志在女孩，回身欲救之間，腦後異響轟然，正是候天海乘其不備發招。老伯不勝防守，給打個正着，重重摔在一角，衣服給刮得七零八落。

另一邊廂，女孩命在倒懸，眼見避不開了，一人倏現，抱起女孩翻出圈外。候天海斜目一眄，竟是個市井流氓，輕功好生了得，不由納罕。

此人正是李指鋒。李指鋒一直坐着，觀二人相鬥。他難分誰是誰非，又見二人武功遠在自己之上，不好造次，只有靜觀其變，見候天海傷害女孩，方奮身相救。女孩避過一劫，卻見爺爺負傷倒地，渾身是血，嚇得大哭起來。

候天海厲道：「你是何許人，可與妖人同道？」李指鋒道：「官差拿人，何以枉傷人命？」候天海道：「為取妖人性命，難顧區區小節矣。」李指鋒道：「視人命如草芥，你與盜賊何異？」

候天海冷笑，乍移身影，驟已立在李指鋒面前。李指鋒暗自生驚，自知不是對手，乃先發制人，兩手猛地抓出，使出金剛指的殺着。此招名金剛伏虎，一雙指爪如戒刀砍來，候天海心裏一凜，匆匆退下兩步。李指鋒見是良機，即抱起女孩，駕輕功急走。候天海沒回望，繞身打出一拳，只見一道拳風脫手而出，直取李指鋒後背要穴。李指鋒聽見轟然笛響，大駭，當下側身躍開，拳風擦過其左肩，半身骨骼格格作響，痛不堪言。

李指鋒左手不能動彈，右手抱着女孩，正是強敵當前，招架無力，自也心急如焚。候天海道：「賊小子，原是個酒肉和尚，金剛指倒有些造詣。」言下之意，已猜着李指鋒曾是少林弟子。李指鋒雖被逐師門，畢竟尚存幾分舊情，不禁怒道：「我已還俗，與少林無干。老伯縱犯彌天大罪，也不該禍延小孩。」候天海冷笑，暗下聚真氣於虎口，道：「斬草除根罷了！」言畢，一拳揮出，澎湃的真氣迸走，如濤浪滔滔，朝李指鋒淹來。

李指鋒心道：「不好！」惻忍使然，以身護着女孩，驀地一人佇立在前，挺腰張臂，抱住拳風。此人正是蘇存忠，神色不復矍鑠，且遍體鱗傷。女孩哭道：「爺爺……」蘇存忠沒管女孩，拋了個包子給李指鋒，喘着氣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好人……速行，老夫斷後。」李指鋒會意，收好了包子，當下抱

着女孩，奪扉奔出。蘇存忠未待候天海發作，奮身撲將起來，窮全身力氣打山一掌。候天海怒道：「兀那妖人！」

李指鋒越過窗牖，飛簷走壁，還未及遠，但聞轟的巨響。回頭看，酒肆的粉牆添了個大洞，外頭碎瓦狼藉，隱隱見蘇存忠伏地不動，料已沒救。李指鋒心道：「那廝武功高強，馬上便追來，怎生是好？」俯望四周，前方有座府第，門掛「衙」字燈籠，正是徐州府衙。李指鋒揣道：「姑且賭他一局，藏身此處。」當下抱緊女孩，翻身越過門牆，悄悄落在園子裏。李指鋒輕功了得，着地無聲，打量四周，恰好灶房的門沒關，乃潛了進去，杜門藏身。

李指鋒一注押對了。候天海不見其影，豈料他藏身官衙，自是遍查不獲。

第二回 - 密鏢

醉瓊樓自前朝開業，經傳多代，乃廣州最孚盛名之酒館。人皆謂食在廣州，粵菜為百味之首，醉瓊樓又以粵菜馳名，佳餚之味美自是天下無儔。乾隆皇帝亦有聞之，巡幸江南時曾微服私訪醉瓊樓，嚐過一道蒸豆腐，色勝白玉，清香細嫩，方知人間真味何如。皇帝好賣弄文才，興之所至，揮毫即就「民間御膳」四字，鈐「十全老人」璽，贈予醉瓊樓六代傳人張同慶。張同慶是書第之後，博學洽聞，甫見寶璽便知聖上親臨，受寵若驚，急召闔府老少列跪謝恩。此事傳遍廣州，成一時佳話，醉瓊樓聲名更噪。

清蒸豆腐叨了皇帝的光，自是無人不識，醉瓊樓之佳釀亦馳名遐邇。其中有種美酒稱「謫仙醉」，澄澈醇厚，芳傳百里，兩杯足教人立不穩，正是：一杯比十斤，太白倒下來。雅客光顧醉瓊樓，除了叫兩道巧手粵菜，必伴一小壺「謫仙醉」，侑談興，解憂愁，時見客人酩酊大醉方歸。

醉瓊樓雅客雲集，少不了達官貴人、紈袴子弟、騷人墨客、江湖俠士云云，自五湖四海慕名而來，一嚐御膳之味。自獲皇帝真跡鎮店，醉瓊樓成為遠離紛爭的樂土，客人不問品流門戶，不問恩怨，自顧吃喝，彼此相安無事。張家傳人安份守業，菜式層出，醉瓊樓名聲益盛，生意越發興隆。

然而花無百日紅，幾年過去，醉瓊樓結上一樁案子。

話說某日，醉瓊樓來了個紈袴子弟，姓盧名朝陽，祖業廣利錢莊為嶺南首號錢莊，富甲一方。盧家只有這一子，父母萬般溺愛，不料敗了此兒，念書不成，好橫行霸道。盧朝陽嗜酒好色，鎮日游手好閒，不務正事，只管吃喝玩樂，穿遊花街柳巷。此日，盧朝陽正好清閒，在醉瓊樓買下數席，邀了一幫清客，談話說笑，忽然飄來琴音。

酒館中央築了個小檯，聘來江南歌女，獻唱幾曲家鄉小調。歌女穿一襲紫羅，手抱阮琴，指按宮商，唱一曲《八聲甘州》，琴曲旖旎，客人皆靜下傾聽。盧朝陽正在上座吃酒，聞歌聲婉曼，抬眼打量歌女，見她柳眉杏眼，頰似桃花，一點朱唇微啓，兩行秋波流盼，不由心蕩神馳。未幾曲畢，哄場掌聲轟然，盧朝陽用力拍案，高聲讚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

俗謂酒是色媒人，盧朝陽幾杯下懷，淫心輒起，不顧身在何兒，高聲喚歌女過來。歌女放下阮琴，蹣跚而下，向盧朝陽道了萬福。盧朝陽縫眼近看，疑是仙女下凡，真個國色天香，不勝自喜，問道：「未請教姑娘芳名。」歌女回道：「妾身小名冬梅。」盧朝陽笑道：「好名字。冬梅姑娘出道多久？可曾梳弄？」冬梅飛紅了臉，不知應對。盧朝陽看她含羞帶嬌，越發心動，把臂拉了過來，環腰抱着，笑道：「小生願花千金，今夕梳弄姑娘。」冬梅嚇得芳容失色，奮力掙開，一邊呼道：「我只賣唱，不賣身，請公子自重。」盧朝陽身雄力壯，冬梅豈掙得脫，只聽他猥道：「賣唱不賣身，這是何話？」眾清客撫掌大笑，皆道：「端的笑話！」盧朝陽接着道：「你只管好好侍候本少爺，討我歡喜，他朝立你作妾，叫你飛上枝頭變鳳凰。」

盧朝陽自顧胡鬧，鄰桌忽有人道：「天子腳下，公子要強佔民女麼？」盧朝陽在廣州橫行無極，未想有人膽敢造次，橫目一瞅，見鄰桌有幫漢子，穿束身褐衣，腰纏刀劍，凶巴巴的望着。適才說話者是個少年，頭戴方巾，臉如冠玉，長得端的俊俏。盧朝陽覺那幫人衣履面熟，頃刻卻想不出來頭，但聽少年道：「公子喝多了，錯將酒樓當青樓。」盧朝陽冷道：「我與公子素不相識，何故管我閒事？」有個清客目力好，見少年身後斜豎了一面大旗，悄聲告知盧朝陽。盧朝陽啞道：「原來是銅門鏢局的李公子，久聞你文武雙全，且未領教。」

少年名李元隼，家業銅門鏢局名震天下。李元隼常隨鏢師走鏢，年少而富見識，早猜着他是盧朝陽，回道：「廣利錢莊無人不識，未想子嗣如斯不堪。」

盧朝陽大怒，揮拳擊桌，清客幫閒群起。李元隼打量眾人，冷道：「公子莫要亂來。且瞪眼看清楚身在何所，「民間御膳」四字高高在上，不怕殺頭麼？」盧朝陽猛然醒覺，自乾隆皇帝賁臨醉瓊樓，常有官府叨光光顧，實非鬧事之地，當下強嚥怒氣，叫眾人坐下，兀自摟着歌女不放。歌女含淚望着李元隼，神色楚楚，似在乞求垂拯。李元隼豈無動於衷，奈何身在醉瓊樓，他也不敢輕舉妄動，看對家酒壺狼藉，心生一計，朗道：「比武自是不能，李某願跟盧公子比酒，不知盧公子可有膽識？」盧朝陽笑道：「盧某善飲，平生未遇對手。李公子常自詡小劉伶，盧某想一會久矣，看看孰為劉伶，孰為井底之蛙。」李元隼兩目乍亮，回道：「李某善飲，平生曾敗不少井底之蛙，真難逢對手，唯不敢自詡劉伶，實乃江湖朋友過譽。」盧朝陽縱聲大笑，喚小二取兩瓶「謫仙醉」，倒滿十個杯子，向李元隼叫陣：「口講無憑，看誰海量，誰就叫小劉伶。」李元隼從容走了過去，提起一杯「謫仙醉」，二話不說，仰頭喝下。

「李公子好豪氣！盧某也吃兩杯。」盧朝陽亦仰頭吃下，正要再取一杯，李元隼連忙止住，笑道：「盧公子何必着急？說是賭酒，我等該先談妥賭注。」盧朝陽道：「李公子不必多言，盧某豈會有失。」李元隼道：「盧公子未免狂妄，焉有未賭知勝之理？要賭酒便要下賭注。說實話，我等不乏錢財，莫為錢財傷和氣。」盧朝陽呵呵大笑，輕忽道：「李公子要賭酒，又不賭錢，要賭命麼？」眾人大驚，紛紛按緊刀劍，恐隨時發難，卻聽李指鋒道：「李某出個主意，若盧公子敗陣，莫要為難這姑娘。」盧朝陽拍桌大笑，堆出一副猥瑣之相，說道：「不想李公子是個多情種，竟為脂粉折腰。好！公子若是輸了，銅門鏢局的大旗便歸我。」鏢師聞言相顧，副鏢頭劉德成猛向李元隼打眼色，不住搖頭。李元隼年少好勝，置若罔聞，豪言道：「好，一言為定。」說畢又吃了一杯。

二人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轉眼把兩壺酒喝光了。「謫仙醉」性烈非常，李元隼見盧朝陽面不改色，方信其酒量不淺，越發亢奮。盧朝陽又要了兩壺「謫仙醉」，接續比試。酒過數巡，盧朝陽漸帶醉意，怨懟稍消，含笑道：「小劉伶果然不凡，盧某今日要摸出個底來。來，乾！」言畢又仰頭吃下一杯。那邊李元隼亦有醉意，打了個嗝，兩杯並舉，回道：「盧公子莫要逞強，小劉伶絕非浪得虛名，只怕你醉死仍摸不到深淵之底。」逐乾了兩杯。劉德成靜觀酒局，見盧朝陽海量，權非一時可勝，心感不妙，向李元隼勸道：「少爺，鏢旗斷不可失，莫為小事賭氣，還是罷手好了。」李元隼橫目瞞着劉德成，怒道：「呸，我那會輸，況那姑娘之事不是小事。」如是又吃了數巡，李元隼臉頰酡紅，兩目矍矍，顯已酒醉八分。劉德成記罷鏢旗，心下焦急，暗謀退身之策，忽聽鏗鏘瓦碎之聲。抬眼看，原來盧朝陽不勝酒力，舉杯之間，步履虛浮，不覺帶杯倒下，清客急急攙扶，杯子卻脫手飛出，打個粉碎。李元隼仗劉德成攙扶，蹣跚上前，縫眼笑道：「盧公子，高下已見，願賭服輸哩。」盧朝陽正要分辯，不巧悶氣上湧，張口吐出遍地穢物，復酣醉不語。清客見狀，立把那歌女放了，匆匆馱主子離去，情狀甚也狼狽。李元隼指着他們，大笑道：「承讓！承讓！」

李元隼打發了盧朝陽，大快人心，滿堂喝采讚歎，頓時一哄。誰知李元隼酒量也盡，剩半分清醒而已，待盧朝陽走遠，立時頹然坐倒，酒氣驟起，哇的一聲吐出滿地穢物。

歌女見狀，匆匆上前攙扶，垂頤道：「奴家謝公子相救。」李元隼醉得糊里糊塗，矍矍見歌女出落不凡，不由心蕩。劉德成怕他人物議，亦走上前，扶着李元隼，向歌女道：「有勞姑娘。」歌女會意，放開李元隼，向劉德成道了萬福，回身走遠。李元隼忽地站起，嚷道：「姑娘...不用客氣。習武之人，拔刀...」言猶未已，劉德打斷他的話，勸道：「少爺醉了，我們回去罷。」李元隼扳開劉德成的手，扶住桌子，傻呼呼的道：「我沒醉...眾人皆醉我獨醒...」劉德成好生無奈，苦苦相勸：「鏢頭知道少爺飲酒，必然重責。」李元隼恍惚沒聽見，自顧翻開包袱，掏出筆墨，笑道：「小劉伶要留下墨寶...」當下蹣跚走近面粉牆，奮筆疾書。劉德成大驚，那裏勸止得住，指顧間，李元隼書成，只見牆上添了一首絕句：

謫仙埋名醉瓊樓，千杯下懷好解愁。人皆笑我窮無用，誰解飲者復何求。

李元隼念了一遍，自覺得意，不意酒氣復侵，兩腿無力，栽頭倒下，遂不知人事。

「謫仙醉」好生厲害，李元隼醉得半死。鏢師將他馱回鏢局，甫開大門，見鏢頭在園子裏正襟危坐，手執一根藤鞭，濃眉倒豎，圓睛猛睜。這鏢頭不是別人，正是昔日少林弟子李指鋒。

且說廿六年前，李指鋒避過候天海追捕，化名喬裝，一路南逃。女孩失了爺爺，哀傷不已，又不堪途難奔波，沒走多遠就生了場大病。李指鋒苦無盤纏，只好做回和尚，抱着女孩訪郎中，幸好在常州遇了個陳大善人，借宿贈醫。如是過了十多日，女孩病癒，心緒漸平，話兒多了，李指鋒方問出些底細。女孩名蘇言悅，爺爺名蘇全忠。蘇全忠不是女孩的親爺爺；女孩於襁褓給棄養市井，蘇存忠見憐，攜她來到一處名蓮蓬山的地方，給她取名蘇言悅，親手撫養。李指鋒聞女孩身世坎坷，頓生同病相憐之感，倍感親切，決意帶女孩同行，互慰寂寥。李指鋒在陳大善人家盤桓多日，不好多擾，只待蘇言悅病癒就辭行。陳大善人贈予乾糧和盤纏，勸李指鋒南下廣州，碰碰運氣。李指鋒本不願多受恩惠，顧慮蘇言悅病體初癒，宜多帶錢財旁身，乃謝過善人，長揖而別。

二人跨山越嶺，走了個多月，輾轉來到廣州。廣州民豐物阜，百姓衣冠楚楚，富饒景況冠絕路途鄉鎮，教李指鋒大開眼界。李指鋒雄心斗起，要在此地闖出名堂，落地生根。初到貴境，當務之急莫過謀份差事，填飽肚子，再找個落腳處，方謀長遠之計。數平生所學，除武功以外，別無長技，欲憑武功謀份差事，只苦無頭緒。正迷茫間，路過一戶鏢局，剛巧有班鏢師押鏢回來，見李指鋒形神魁偉，卻帶個女孩流離市廛，好生納悶。李指鋒腦袋機靈，知天降良機，當下毛遂自薦，做了鏢師。

少林金剛指斷非浪得虛名，李指鋒武功之高，鏢師中無人能及，且刻苦勤奮，深得鏢頭器重。短短幾年，李指鋒當上副鏢頭，在江湖薄有名聲。俗謂行船走馬三分險，某日，鏢局接了一趟重鏢，由總頭親自押運，不料遇上盜匪，鏢頭身喪。李指鋒難過之餘，自亦另謀去路。鏢師中有個少年叫劉德成，知李指鋒之本事大，攬撥其自立門戶。李指鋒素有志氣，亦覺劉德成之話有理，正好幾年來積了些本錢，乃買了間小鋪，從始自立門戶。取名之時，憶起少林銅人院那道厚厚的銅門，堅不可摧，乃給鏢局取名銅門。

銅門鏢局有李指鋒坐鎮，迄開業至今未曾失鏢，短短幾年，已在江湖打響名堂，生意與日興旺。值李指鋒之事業如日方中，蘇言悅二八年華，長得亭亭玉立。二人相逢於失意，情義兩堅，終結秦晉之好，不久生下一子，取名元隼。

李指鋒好酒，猶克己知止，甚少醉倒；其子卻不然，每每酩酊大醉方歸，鬧得不成模樣。立業經年，銅門鏢局之寶號響鑼鑼，這少東之名亦傳遍江湖，人皆傳李元隼嗜酒如命，給他一個諱號，稱「小劉伶」。然江湖險惡，走鏢好比行軍，夢裏也留三分醒，酒是萬不可多沾。李指鋒知兒子嗜酒，教而不善，憂心不已。

話說回頭，是夜已三更，李指鋒遲遲不見兒子歸家，猜他又去了飲酒，決意痛斥一頓。李指鋒在銅門前置了張太師椅，執鞭危坐，果見李元隼爛醉如泥，立時氣得鐵青了面，馬上問過情由。眾鏢師皆懼鏢頭威嚴，噤若寒蟬。李指鋒圓睛怒睜，喝道：「何以爛醉！」

劉德成擠出笑臉，回道：「歸途巧遇老顧，談得興起，酒多了...」李指鋒沒管劉德成的話，目光掠過一個少年鏢師的臉，令道：「趙鐵生，少爺何故爛醉，從頭道來。」趙鐵生年紀與李元隼相若，為人耿直，頗得李指鋒器重；李元隼卻嫌其木訥，不太談得攏。趙鐵生抱拳，支吾了好一會，李指鋒大喝：「恁的欲言又止，快給我如實道來。」趙鐵生不會撒謊，只好將賭酒之事備細說出，劉德成在旁嘆氣發愁，好生無奈。李指鋒大怒，命人將兒子綁起，倒頭潑了一桶冷水。李元隼打了個寒顫，方轉醒過來。李指鋒怒掣藤鞭，二話不說便打。李元隼吃痛，滾倒在地，不住求饒。趙鐵生硬着頭皮勸道：「少爺見義勇為，情有可原，請鏢頭寬恕。」李指鋒罵道：「呸！為個不三不四的女子，險些丟失鏢旗，好個見義勇為！」趙鐵生不知應對，只好噤聲。

李指鋒丟下藤鞭，提了一罇酒過來，罵道：「逆子，你好酒，我給你飲。」乃撕開紙蓋，強張開李元隼的口灌下。酒嗆着鼻孔，李元隼透不過氣，苦不堪言。李指鋒怒氣未平，又執鞭欲打，恰好妻子蘇言悅步出，見狀大驚，撲前擁着兒子。李指鋒正色道：「娘子走開，要教不肖子吃點教訓。」蘇言悅泣道：「只怕教訓不成，孩子已給活活打死。」李指鋒不忍妻子傷心，見兒子已滿身鞭傷，遂放下藤鞭，歎道：「慈母多敗兒也。」

李元隼受了重責，渾身鞭傷，站着猶自可，躺下便壓着傷處，好生難受。蘇言悅雖不會武功，跟隨李指鋒多年，略曉跌打，見鞭傷都在皮肉，不損筋骨，知道丈夫手下留情。蘇言悅拿出獨門金創藥，給兒子敷上，一邊勸道：「飲酒當有節制，你看自己樣子，成何體統？你不顧自己丟假，也得顧你爹的面子。」李元隼抱怨的道：「若不是那個趙鐵生出賣我，焉用受這皮肉之苦！」蘇言悅斥道：「你還不知錯麼！今次是你不該，鏢局大旗若落他人之手，豈非聲名掃地？雖記銅門鏢局乃你爹的心血。再說，趙鐵生為人謙遜，踏實幹事，你該好好學習。」李元隼忍着痛，唯唯應諾，心裏兀自不憤。

銅門鏢局的金創藥頗靈妙，李元隼睡了一覺，鞭傷已不太痛了，可下床伸展。蘇言悅送來早飯，見兒子已無大礙，乃道：「過陣子向爹請安罷。」李元隼面有難色，蘇言悅又道：「始終為父子，豈可含恨度日，況這次確是你不該。」李元隼違拗不過，匆匆用過早飯，換了件淨衣，戰兢走入後院，向爹請安。

李指鋒聞雞起舞，每朝必在內院練功，風雨無改。李元隼未進內院，已聞颼颼拳風，正乃其父在練金剛指套路。李指鋒是武癡，下山後苦練如舊，功力已臻化境，足斷石摧金。李元隼不敢打擾，靜立一旁觀摩。李指鋒聞步履之聲，知兒子在旁，運起內勁，陡然使出一式「金剛下界」。此招乃「金剛指」殺着，不華而實，凌厲非常，只見五指如疾矢朝面門襲來。李元隼大駭，匆匆跳出幾步，急運真氣，交臂格開這一招。李指鋒毫不怠慢，身子微沉，背骨稍隆，倏地兩抓齊推，如餓虎擒羊，正是一式「金剛破山」。李元隼慌了，兩手齊推，跟父親的指抓相接。李元隼的內力不及父親，況鞭傷初癒，真氣不接，只覺一股純陽之力排山倒海淹來，給壓得透不過氣。

李指鋒啐了一口，驟已收招，厲聲斥道：「不長進的畜生，兩招也接不過，還招遙是李指鋒之子！」李元隼抹去汗水，笑道：「爹的武功已臻化境，收放自如，孩兒怎是對手？」李指鋒又責道：「胡說！分明已不長進，還抵賴作甚！李家幹走鏢的行當，早晚在刀鋒上渾，武功乃活命本錢。像你這等功夫，早晚命喪盜匪之手。」李元隼笑道：「爹啊，諸葛亮不會武功，卻戰無不克，這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」李指鋒回頭盯着他，怒道：「混賬！丟書包無傷大雅，莫把鏢局的聲威也丟了。」李元隼心知話多了，忙道：「爹教誨甚是，待秋闈一過，孩兒定勤加練習。」李指鋒道：「畜生，休借秋闈之名，四處胡鬧，醉酒惹事，貽作江湖笑話。男子漢頂天立地，莫為名祿折腰。當初給你讀書，叫你認字明理而已。誰知你做了秀才還不夠，還要做甚麼舉人，名欲薰心，那像個人！」李元隼道：「孩兒從無想過當官，只想取個功名，日後好辦事，將鏢局發揚光大。再說，誰不想金榜題名，耀祖光宗？」李指鋒對朝廷不懷好感，聞見其話，立時兩眉猛蹙，破口罵道：「呸！不長進的畜生...」

李指鋒正要發作，副鏢頭劉德成匆匆走來，向二人作揖，說道：「外面來了位兄台，說是鏢頭故人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何來故人？莫道你也不識得？」劉德成回道：「不識得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不妨。想是一樁生意尋上門來。」回頭向李元隼正色道：「你隨我來。男兒當作實事，早日忘掉功名。」李元隼點頭稱諾，與劉德成會心一笑，隨着父親出正廳會客。

三人來到正廳，見個漢子佇立正中，仰望樑上橫匾。橫匾是李指鋒手書，寫了「銅門鐵膽」四字。李元隼打量那人，穿一件補釘粗衣，一副寒酸相，不似是出手闊綽的客人。

李指鋒與那人照面，驀地呆了，一時說不出話。那人徐徐走近，向李指鋒作了個長揖，方道：「善明，別來無恙嗎？」

此人正是李指鋒之昔日同門師兄善正。睽違經年，善正相貌變了，臉帶風霜，兩鬢微斑，蓄了一把鬚子，腦後蓄了一尾長鞭，若非自稱故人，李指鋒一時也難認出。李指鋒驚喜交雜，上前握住善正的手，不料左手竟握了個空，大駭之下，方知善正已失了右臂。

善正喟然道：「廿多年光景，一言難盡。」李指鋒道：「幾年前曾上五台山，尋不着你，還道此生再會無期。」善正道：「多虧銅門鏢局無人不識，我才找得着李指鋒。」李指鋒道：「行走江湖，不好再用法號。」復向李元隼道：「元隼，快拜見師伯。」李元隼不知何兒得了個師伯，但不好多問，躬身行了個禮。善正笑道：「賢侄真一表人才。」李指鋒道：「那裏！犬兒不大長進，還待師伯調撥。」當下叫蘇言悅款備酒菜，要與善正一敘契闊。自李指鋒發了大財，蘇言悅已久沒下廚，李指鋒特要妻子為善正弄一頓晚飯，足見舊情不易。善正忙道：「莫要勞煩嫂夫人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你我難得重逢，就讓內人弄一頓家常便飯。」善正謝過，蘇言悅笑道：「沒相干，奴家先告退，你們好好敘舊。」李指鋒挽着善正之手，帶他參觀鏢局。

蘇言悅精於廚藝，短短一個時辰，弄出一席地道粵菜，酒菜滿陳，色香並全，善正讚不住口。李指鋒忽拍腦門，叫道：「不好，忘了你不沾葷酒。」善正笑道：「不妨！不妨！我還俗了，日日飲酒食肉。」李指鋒不由愕然，問道：「當初你潛心向佛，堅持獨往五台山，你我才各散東西，何故也還俗了？」

善正道：「既與佛無緣，何必強求，索性還俗去，落得逍遙。」李指鋒越發不解，善正卻道：「莫待酒菜涼了，我等邊吃邊談。」

酒過數巡，李指鋒緬述別後諸事，如何遇上蘇言悅，如何幹上鏢師，如何開設銅門鏢局云云，娓娓道來。善正靜聽，心裏佩服，待其話畢，拍案道：「善明啊，好大的本事，我望塵莫及。」李指鋒笑道：「那裏！」飲下一杯，復道：「話說回來，你何故還俗？怎的落得這樣子？」善正不勝唏噓，回道：「我本要在五台山終老，但世事難料...」善正按下不說，打量四周，復向李指鋒傳了眼色。李指鋒會意，當下掏出一錠銀兩，交給同桌的劉德成，吩咐道：「今日故人敘舊，我很高興，你去安排兄弟吃酒。」劉德成也是知趣的人，作揖道：「代兄弟謝過鏢頭，劉某先行告退。」

善正待劉德成走遠，方道：「只怪自己好武成癡，不安本份。」長吁一口，又道：「當日我本要到五台山出家，機緣巧合，遇到一位世外高人。那高士從西域來到中原，身負絕藝，唯年時已高，沒收徒兒，眼白白看着平生絕學失傳。他見我有少林內功，乃收我為徒，將武功秘笈傳了給我。我萬分雀躍，打消往五台山的念頭，找處清靜之地修煉。誰知西域武功與少林武功迥異，西域內功陰柔，跟陽剛之少林內功大相逕庭，我練武心切，不覺氣行歪道，走火入魔，險些性命不保。今仍活着，可謂萬幸矣，只是...好好的一隻石臂，從此就沒了。自此，我罵自己好武成癡，就如銅人院高僧所言，好武忘佛，始終戒不了，誠愧對佛祖，索性還俗罷了。」

李指鋒自顧凝思，蘇言悅不便多話，李元隼受了教訓，亦是默然。善正一一看得明白，待了好一會，

方道：「西域武功精妙，我慧根不夠，強求不得。但錯有錯着，右臂雖沒，保住點皮毛功夫，不若就此獻醜，請兄弟指教。」當下舉起杯子，將真氣聚於五指，指顧之間，酒液凝為冰塊，杯子盛載不下，撲的裂開，善正之手亦披上一重薄霜。

李指鋒暗自心驚，問道：「好陰寒的內力，不知是何名堂。」善正道：「譯作漢文，稱西伯無量經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從襟內掏出一卷竹簡。李指鋒接過，張開看，通篇走蛇之文，似曾見過，乃道：「文字有幾分像銅人院見過的竹簡，莫非西伯無量經也來自天竺？」善正道：「非也，此乃鮮卑文。師父是羅剎人，羅剎國有大片土地稱西伯利亞，西伯正是鮮卑的譯音。」李指鋒走鏢多年，殫見洽聞，卻未聽過羅剎國有精深武功，但見善正適才施展之內勁，確非中原武功可比。

善正道：「多年無見，你的武功必有進益。」李元隼笑道：「爹聞雞起舞，風雨無改，武功已臻化境。」李指鋒急急喝道：「胡說！習武之人理當謙虛，這是武德，豈像你自吹自擂，徒為方家笑柄。」善正道：「當仁不讓，你亦不必太過謙遜。江湖多險惡，給你打出銅人鏢局之名堂，確也本事。」李指鋒道：「鏢局這一行，每日在刀鋒上混，朝不保夕，算不上甚麼好日子。你既已還俗，作何營生，可已成家？」善正笑道：「我一介武夫，焉有你這般福氣，妻賢子孝。我別無本事，奈何摔破齋砵，總得幹活糊口，恰好遇到個老闆，買賣宋元古玩，要找個幫手。我自取了個姓，姓余，仍名善正，從始當了揹客。」

李指鋒撫掌大笑，說道：「余老闆，世事難料，你也做了商人。」李元隼禁不住道：「看不出啊！」善正也在笑，回道：「莫看我這身寒酸相，只為掩人耳目，誰知我身上帶了寶物。」當下解開襠褲，取出一個木盒子，小心翼翼的端放桌上，正色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此行既為探訪故人，還有要事相托。」李指鋒端詳那盒子，非繡花綿盒，沒雕玉鏤金，只是個陳舊的木盒子，貼了封條，不知裝了甚麼乾坤。

善正接着道：「我想聘銅門鏢局走一趟鏢，將此物運往江南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此為何物？」鏢局避嫌，生意未談攏，絕不沾手鏢物，李指鋒只打量那物，靜聽其話，豈料善正道：「此乃密鏢，恕我不可洩漏。」李元隼急道：「這不合規矩...」李指鋒喝道：「休得放肆，誰讓你說話，沒規沒矩。」善正勸道：「沒相干，賢侄之話合情合理，鏢局確沒有押密鏢的規矩。」

鏢局雖跟江湖脫不了干係，卻是開正當門戶，作正當生意，事事小心，免招惹官府。若然生意談得攏，鏢局會在客人面前檢查鏢物，清楚記下鏢物大小形狀，共畫押為憑。正當的鏢局不接密鏢，怕押了贓物賂款、亂黨書信，輕則聲名掃地，重則被加諸私通外匪之罪，可招抄家滅族。銅門鏢局信譽見稱，押送密鏢確是不合規矩。

李指鋒呷了一口酒，正色道：「善正，此事...確有些難為。」善正道：「銅門鏢局之大名如雷貫耳，我豈不知。然而此物價值連城，主顧千叮萬囑，不許洩漏半點，我只有行此一策。」李指鋒半晌無話，李元隼知道父親難為，乃道：「以師伯的武功，大可親自運送，何必假手於人？」善正道：「非我不願，然而此非凡物，主顧出了重金，要聘一流鏢局押運。數南方鏢局，貴號要算第一，我當然要來這處走一趟。」李指鋒兀自沉思，善正又在搭襠取出一袋沉甸甸的東西，砰的放在桌上，又道：「這是一半報酬，成事後再付一半。」李指鋒橫眼一瞥，見袋口放光，竟載了錠錠黃金。

善正道：「這兒有五百兩黃金，事成後主顧再支五百兩，共一千兩。」眾人瞠目看着金子，不由一呆。善正吃下一杯，侃侃道：「我敢打賭，報酬之高，貴號沒有一樁生意堪比。」李指鋒捋鬚頷首，不住打量那袋金子。

善正道：「我跟你一齊長大，相信你的為人，將這樁大買賣交托給你，我很放心。事情緊迫，接或不接，今日就要作個決定。」李指鋒沉吟了半晌，睛光乍亮，忽地大笑起來，振聲道：「難得好兄弟關

照，豈有拒絕之理？銅人鏢局就接下這趟密鏢，」善正大喜，將那袋金子遞了過去，又在懷內拿出一封信箋，道：「煩將鏢物和信箋交給杭州鳳陽館施掌櫃。」李指鋒收下信箋，道：「你儘放心，保證將鏢物送往江南。」善正用力拍着李指鋒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今日不醉無歸。」

善正交下正事，放下心頭大石，方有敘舊之閑情，舉杯暢飲，談笑風生。李指鋒卻沒這等閑情，不住想走鏢之事，只是不好掃了善正雅興，仍相陪談笑。正是酣暢盡歡，杯盤狼藉，善正兩頰醺醺，忽然起座告辭。李指鋒愕然道：「何去匆匆？」善明道：「我還有要事在身，待事情辦妥，我等同遊江南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江南風光如畫，早年去了幾趟，惜諸事纏身，無暇細覽，這次得好好見識。」善正笑着點頭，戴回斗笠，與眾人告辭，倏已沒入黑夜裏。

李元隼待善正走遠，關上了門，向李指鋒道：「爹，這趟鏢接不得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李元隼道：「鏢酬太高，世間豈有如斯便宜之事。莫說千兩黃金，就是百兩黃金的買賣也是寥寥無幾。」李指鋒沒有理會，獨自坐下細想，忽道：「夜了，回去休息罷。」「爹...」李元隼欲再勸，卻給李指鋒止住，道：「不必多說，我自有打算。」李元隼知苦勸無果，好生無奈，頹然歸去。

李指鋒也回到房間，坐在床沿，左右盤算，良久不寐。蘇言悅瞭解丈夫心思，問道：「鋒大哥可在想師伯？」李指鋒道：「知我者，莫若悅兒。」蘇言悅道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何況是識於微時的朋友，鋒大哥何也煩惱如斯？」李指鋒道：「善正變了，我也變了，一切不復一樣。」蘇言悅道：「師伯沒變，你也無改；昨日乃昨日的你，今日乃今日的你，何變之有？」李指鋒笑道：「悅兒之話很有禪味，有意思！」

蘇言悅道：「我看隼兒之見未嘗無理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此子魯莽，卻有點慧根。蘇言悅道：「鋒大哥撇不下同門情誼，才答允師伯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此其一也。」蘇言悅道：「難道還有別的想法？」李指鋒道：「想當初還俗，一番雄心壯志，要在江湖闖出名堂。如今名堂算是闖下，換來百務纏身，日子倒不如從前快活...」悠悠一嘆，復道：「人在江湖，生不由己，如今切切體會了。」蘇言悅道：「鋒大哥已萌退意？」李指鋒勉強一笑，回道：「若是子然一身，我早已功成身退。今有妻兒，豈可只顧自己。」蘇言悅偎在其身，柔聲道：「悅兒今生跟隨鋒大哥，即使浪跡天涯，我亦無悔。」李指鋒聽妻子由衷的話，心裏泛起陣陣暖意，輕撫其鬢，說道：「一千兩黃金，足夠過幾輩子快活日子。」蘇言悅抬頭望着他，說道：「我們不缺錢財，我怕此行凶險，還是把金子交回師伯罷了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不可，我已答允善正，不可失信。再說，這是一樁大買賣，棄之可惜也。」

蘇言悅沉吟不語，李指鋒問道：「悅兒不相信善正為人。」蘇言悅道：「我知你們識於微時，然而相隔多年，你也道師伯變了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昔日善正慧根高，又誠心向佛，只是好武成癡，不然必成一代高僧。今日一見，佛心不復，眉眸還暗透煞氣。」蘇言悅道：「我也覺師伯有些古怪。」李指鋒沉吟了一會，回道：「怎的地好，善正斷不會加害於我。此事不宜大事發揚。我會盡傾鏢局之力，謹慎行事，悅兒大可放心。」

蘇言悅見夫君之意已決，沒有再勸下去。月上稍頭，琴瑟克和，不在話下。

第三回 - 反詩

鏢局所仗以立業者，非十八般兵器，非鏢師人多勢眾，更非鏢頭武藝高強，而是與江湖和官府結下的交情。

銅人鏢局在四海通行無阻，全仗江湖朋友和達官貴人的支持。鏢局交友不問出身底細，不論名門正派、三教九流、朝廷官府，只要有利本業，鏢局都一一把結。鏢局只交朋友，不樹敵人，要做到面面俱圓，此絕非易事。李指鋒以豪氣爽快見稱，江湖朋友很賣他的賬；副鏢頭劉德成擅於跟人打交道，長袖善舞，在官場有不少知交，亦是功不可沒。二人合作無間，成就銅門鏢局赫赫名堂。

行鏢有如行軍。鏢局應鏢物價值調動鏢師，少至六人，多至十多人，穿整齊衣履，馳馬驅車，大張鏢旗，鑼鼓喧天，以壯大行色。鏢局大事鋪張，以知會江湖同道，望高抬貴手，借道放行。鏢門鏢局在江湖朋友不少，官府也受過其好處，行鏢自是一帆風順。

然而，密鏢卻無前例，教李指鋒煞費苦心。

李指鋒盤算了一夜，只睡了個多時辰，聞雞初啼，乃如常起來練功。恰巧李元隼解漕經過，聞見颯颯拳風，知其父在練武，猛地回身，卻聽李指鋒喝道：「何故鬼鬼祟祟，給我過來。」李元隼連忙推起笑臉，躬身行禮，回道：「爹早安！孩兒怕打擾爹練功，所以...」李指鋒沒待他分辯，打斷道：「師伯的鏢克日起行，你有何良策，說給我聽。」李元隼想了會，回道：「爹是否勢在必行？」李指鋒義正辭嚴的道：「當然！男兒豈可言而無信，何況我們作這行當，最重信用。」李指鋒支吾了一會，心道：「爹素來獨斷，如再拂逆其意，徒招責備而已。」乃道：「既是勢在必行，孩兒認為不宜太過張揚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李元隼道：「這趟密鏢的報酬太大，可知鏢物價值不菲，只怕漏了風聲，遭人暗算。」李指鋒點頭稱是，着他說下去。

李元隼見其父神色稍和，心下略寬，接着道：「孩兒認為可兵分兩路，第一路人馬大張旗鼓，虛張聲勢，迂道而行；另一路駕快馬加鞭，直抵江南。如此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。」李指鋒捋着鬚子，點頭稱是，復道：「好，就依你計策。兩路人馬，誰來帶領，說給我聽。」李元隼想了半晌，回道：「為保鏢物不失，小路人馬宜由爹親自帶領，我和劉副鏢頭帶領大路人馬，在江南取齊。」李指鋒卻道：「不可！鏢頭不在大隊，難免惹人懷疑。」李元隼好生訝異，問道：「爹的意思是...」李指鋒道：「我和劉德成領大隊，你只帶趙鐵生隨行，互相照應，將鏢物送到江南。」李元隼未料父親竟委以重任，急道：「爹，此事重大，孩子怕不能勝任。」李指鋒兩行濃眉猛蹙，厲色責道：「非不能勝任，就怕你醉酒誤事。」李元隼忙道：「孩兒已汲取教訓，不敢再犯。」李指鋒道：「只要你滴酒不沾，自可當此大任。」李指鋒教子甚嚴，難得有褒獎的話，李元隼心裏歡喜，笑道：「孩兒定不負爹重托，不沾滴酒，把鏢物送往江南。」

李指鋒在園內的石凳坐下，抹去汗水，呷了一口釅茶，又道：「你可記得李家家訓？」李元隼朗道：「無愧天地，志在四方，孩兒銘記在心。」李指鋒心裏欣慰，點了頭，又道：「無愧天地，志在四方，這單不是鏢局經營之方，也是爹的處世之道。爹沒讀過聖賢書，奔走大半生，領略了這八字道理，他日鏢局關了，你也得秉此八字做人。」李元隼大驚，忙道：「爹要關了鏢局？」李指鋒道：「你知道便可，莫要說出來，待大事一了，我會向眾兄弟交代。」李元隼道：「鏢局乃爹的心血，何以突然關了？」李指鋒望向遠處，徐徐道：「江湖險惡，非安生立命之地，我不想李家後代在江湖裏混。」李元隼凝視父親的臉，目光不像往常銳利，斑駁的兩鬢隨風飄絮，略見英雄晚景，不禁心裏一酸。李指鋒接着道：「我讀書不多，別無所長，苦無生計才闖蕩江湖。難得你生在盛世，無必要在刀口度日；況你讀過些書，即使沒有鏢局，也不愁衣食。」李元隼道：「爹不是不喜歡孩兒考舉人嗎？」李指鋒道：「讀書不一定做官，難道只有做官一途才不愁衣食嗎？」李元隼笑道：「孩兒想光宗耀祖。」

李指鋒啐道：「呸！誰要你光宗耀祖，我也不知自己祖宗是誰哩。我跟你說，我就是李家的祖宗，今日多立一條家訓，李家世世代代，不許做滿人的官。」李元隼道：「爹教訓極是，孩兒銘記在心。」

李指鋒教子甚嚴，平日對着兒子板起鐵面，甚少閒聊，難得如今天談得暢快。劉德成應李指鋒吩咐，召集了鏢師，卻久久不見他的蹤影，遂到園子看個究竟。李指鋒見劉德成來到，頓記起要辦正事，匆匆穿起衣服，與李元隼走到正廳，見鏢師齊集，列隊站在堂內，一同拱手呼道：「鏢頭早安！」銅門鏢局之鏢師由李指鋒親自調教，武功了得自不待說，其紀律嚴明，就是八旗子弟也不過如此。李指鋒拱手回道：「兄弟早安。」

李指鋒看眾人衣履整齊，精神飽滿，不枉多年苦心經營，頓生不捨之意，但依然板起鐵面，振聲道：「鏢局接了一趟重鏢往江南，我要盡傾鏢局之力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」劉德成道：「兄弟已整裝待發，一切聽從鏢頭吩咐。」李指鋒點了頭，接着道：「銅門鏢局有今時今日，全仗兄弟同心戮力，待正事辦妥，我自自有重賞。」李指鋒平素闊綽，待人甚厚，鏢師無不笑逐顏開，又聽李指鋒吩咐：「你們作多帶鑼鼓，四豎鏢旗，場面要熱鬧。好好收拾，飽食一頓，辰時出發。」鏢師一同應諾，分頭打點行裝。

李指鋒無暇吃早飯，向劉德成問道：「鐵甲車可已準備好。」劉德成道：「已準備妥當，就放在外園。」李指鋒點頭，道：「你去打點別的，我檢查鏢車。」遂獨自到外園檢查。鐵甲車是銅門鏢局的獨門鏢車，以熟鐵打成，重百斤，用兩匹馬拉動，雖然笨重，卻堅固非常。李指鋒繞車走了一回，確保鏢車無損，然後放入一包東西，關上車門，加了一把大鎖，正忙碌間，忽聽蘇言悅喚道：「一切準備妥當，請鏢頭放心。」李指鋒回頭，見蘇言悅換了一件粗衣，頭戴一頂布帽，收起雲鬢，結一尾長鞭，縮起兩袖，活像個男兒漢。李指鋒見其這身打扮，不禁失笑。蘇言悅裝出漢子腔兒，揖道：「見過鏢頭。」李指鋒亦裝出架子，吩咐道：「給我留神，莫出亂子。」蘇言悅屈膝道了萬福，頓記起已作男兒打扮，輒肅然垂頭，作了個揖，舉止好生怪異；夫妻相顧，不禁笑了起來。

候到辰時，一切準備停當，鏢師紛紛回到正廳，見蘇言悅喬裝易容，方知她亦隨行，納罕之餘，也讚其喬裝神似。眾人談笑間，劉德成匆忙奔來，只見他大汗如豆，神色慌張。李指鋒心感不妙，果聽其道：「鏢頭，不好，孫大人帶了很多官兵，要見鏢頭。」

孫大人是兩廣總督孫士毅，銅門鏢局在廣東行走，歲奉節儀，算是有點交情，平日卻少有往來。李指鋒好生訝異：「何事驚動孫大人？」他久涉江湖，練達沉穩功夫，兀自神色不動，向劉德成道：「銅門鏢局打開大門作正當生意，沒偷沒搶，恁的慌張。你招呼孫大人，我換件衣裳，轉頭就來。」劉德成唱喏，匆匆回去打點。李元隼轉頭向趙鐵生道：「事出突然，你馬上和少爺出發。」

原來李指鋒徹夜想出計策，還來不及和李元隼商量，先告知趙鐵生，將鏢物和信箋交諸託管。趙鐵生知責任重大，早將密鏢和信箋放在包袱，隨身攜帶，立可起行，只是鏢局外官兵處處，正苦惱間，卻聽李指鋒向李元隼叮嚀：「趙鐵生雖跟你年紀相若，但持重可靠，不論任事，你也得跟他商量，互相照應。」李元隼躊躇未決，答道：「爹，孫大人忽然到訪，想必生了大事。」李指鋒道：「天塌下來有爹在，不用你來操心。你有重任在身，莫拖泥帶水，速帶趙鐵生循秘道走。」李元隼心裏不願，蘇言悅也覺事出巧合，只怕連累兒子，勸道：「你快去罷，萬事有爹在，不別牽掛。」李元隼違拗不過，乃道：「好的，孩兒去了，爹娘保重。」蘇言悅道：「你要小心身子。」李指鋒接着道：「莫要借酒生事。」李元隼一一應允，匆匆拾起包袱，帶趙鐵生來到祠堂。

李家因無先人，祠堂大門常關，鮮有人來，趙鐵生也是初到這兒。大門甫開，一陣潮霉氣味撲鼻，李指鋒先走進去，叫趙鐵生關好門。趙鐵生打量四周，祠堂空空如也，只擺了一張黃梨木壇，沒有香火，壇上立了一面木牌，刻了「堂上顯祖考李公」一行金字。李指鋒常謂走鏢凶險，怕客死異鄉，早已建下祠堂，立了名牌，空着名字，一旦遇了不測即可補上。趙鐵生擔心官兵追來，乃道：「官兵頃刻

便到，不好多耽誤了。」李元隼睨了一眼，沒有回話，只見他一把手抓住李指鋒的神主牌，扭了數下，然後退了兩步，忽聞隆隆聲響，木壇徐徐朝二人移近。趙鐵生大驚，只道鬼怪作祟，急急退下數步。李元隼見狀，不屑的道：「你真膽小如鼠。」當下不去管他，獨自走到壇後，倏已不見身影。趙鐵生大異，匆匆趕來，乍見木壇之後有個小洞，一條小石梯迤邐而下。趙鐵生恍然大悟，心道：「想不到鏢頭有此後着。」趙鐵生小心走了進去，石道恰可容身，黑不見底，忽聞隆隆之聲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頂上之門自業已封了，正是伸手不見五指。趙鐵生撫着兩壁走，走了片刻，石梯已盡，石道越發寬敞，且見一點光亮。趙鐵生膽氣斗增，加快步伐，又走了一會，豁然開朗，抬頭看，頂上有一個小洞口。趙鐵生提起內勁，輕輕一躍，驟跳出石洞，方知是一口古井。

李元隼站在一旁等他，滿臉不耐煩，怨道：「手腳太慢了。」說罷回頭就走，趙鐵生好生沒趣，只好跟着，一邊四處打量，眼下處處破舊，料是一座荒廢多時的舊園子。二人踏出門口，外面熙來攘往，街道眼熟，醉瓊樓就在不遠處。趙鐵生呼道：「想不到會來到這處。」李元隼道：「莫說閒話，快去牽馬。」趙鐵生問道：「我們何來有馬？」李元隼道：「你恁的不會想想辦法！醉瓊樓就在前面，何愁沒有好馬？」趙鐵生驚道：「莫非少爺要偷馬。」李元隼道：「事出突然，只好借兩匹快馬。」遂撇下趙鐵生，獨往醉瓊樓走去。

李元隼是醉瓊樓常客，上至掌櫃，下至小二，無一不認識他。這天掌櫃張添和恰巧在酒樓，看見李元隼和趙鐵生徐徐走來，立時臉泛難色。李元隼本想繞後路走，不料與張掌櫃照面，只好去打個招呼，拱手道：「張掌櫃，好生意哩！」張添和苦笑道：「託小劉伶的福，張某可清閒得很。」李元隼察其神色不對，好生納罕，環顧四方，醉瓊樓遠不如往常熱鬧，桌子竟空出大半。李元隼道：「發生何事？」張添和道：「念在一場老主顧，我勸你速去，莫再生事了。」李元隼越發不解，正要追問，卻聽上座有人呼道：「李公子，難得你還有閒情飲酒。」李元隼抬頭看，見一幫漢子坐滿一席，酒杯狼藉，主子一副富泰之相，正是那日跟他比酒的盧朝陽。

李元隼心裏叫苦，回頭向趙鐵生悄道：「這兒有我，快去牽馬。」趙鐵生嗯了一聲，匆匆退出酒館，繞到馬廄。李元隼回身，擠出笑臉，向盧朝陽呼道：「盧公子，那日承讓了。」盧朝陽道：「小劉伶果真名不虛傳，海量自不待說，盧某已領教過了，誰知文才也是一絕，饒是劉伶再生也不過如此。」李元隼附和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張掌櫃漸不耐煩，挽着李元隼道：「莫要跟他糾纏，快去罷。」盧朝陽見狀，跟着道：「張掌櫃不必擔心，盧某也不想惹禍上身，不敢多留李公子。」李元隼摸不着頭顱，正要問個究竟，忽聞馬嘶之聲，趙鐵生騎着一匹快來衝出馬廄，手牽着另一匹快馬。盧朝陽大驚，呼道：「大膽狗賊，竟敢搶本大爺的馬！」趙鐵生行鏢多年，頗會相馬，挑了兩匹紅鬃駿馬，恰巧是盧朝陽的坐騎。

李元隼二話不說，駕起輕功，翻身登上另一匹馬，向盧朝陽道：「李某有要事在身，請盧公子借馬一用。」盧朝陽罵道：「操你奶奶，誰會借馬給逆賊。」言猶未畢，一幫清客已追出，執起板櫂、花瓶等物，朝李元隼擲將出去。李元隼聚勁於五指，斜身揮出，一道勁風如長鞭橫掠，把雜物格開。清客大駭，只是當着主子，仍硬着頭皮，紛紛抽出刀劍，朝李元隼撲來。李元隼無心戀戰，兩腿一夾，快馬疾奔，趙鐵生也趕在其後。盧朝陽盛怒頓足，眼白白望着二人絕塵而去，倏已不見身影。

二人策馬奔了一個時辰，來到正北城門。城門外擠滿了人，關口有很多官兵，仔細搜查過路者行裝。趙鐵生勒馬，悄道：「城門有重兵把守，莫非生了甚麼事？」李元隼也是納罕，答道：「且先下馬，隨機應變。」二人牽着馬，隨百姓列隊，慢慢走近城門。趙鐵生打量四處，忽見官榜上貼了一幅畫，心下暗驚，忙道：「畫中人有七分似少爺。」李元隼也在看榜文，其目力好，隱約見畫像上方寫了五個字：「欽犯李元隼」。

李元隼大驚，此刻距官兵只餘數步，只聽趙鐵生忙道：「少爺快走，我來殿後。」李元隼道：「來不及了，只有見步行步。」當下斜着身子，垂下頭，戰戰兢兢的走在趙鐵生身後。趙鐵生嚥下口氣，昂

然挺身，擋着李元隼半個身影，徐徐走到關口，官兵打量他一會，問道：「要到何處？」趙鐵生笑道：「到江西做些小買賣，請官爺行個方便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掏出一錠白銀，暗下遞給官兵。誰知那官兵沒有收下，反瞅了他一眼，轉目盯着其身後的李元隼。李元隼不禁淌下兩滴冷汗，只聽那官爺道：「你，抬起頭來。」

李元隼自揣隱瞞不過，將真氣聚在虎口，睜目望着官爺，冷道：「要拿我麼！」官爺兀自愕然，李元隼已推出兩抓，打出一式金剛破山，只見真氣迸湧，一行官兵抵擋不住，給打個散亂，關口亂作一團。李元隼道：「快走！」官兵人多，見關口大亂，紛紛抽出兵刃，朝二人撲來。李元隼不願跟他們糾纏，翻身上馬，回頭見趙鐵生擋在其後，擺起架式，不疾不徐的送出兩抓。趙鐵生得李指鋒親傳武術，精通金剛指套路，同樣一招金剛破山，沉實厚重，威力更勝一籌。一幫官兵只仗人多，武功全是平平，豈招架得住，立時亂滾作一團。趙鐵生趁此混亂，翻身上馬，揚長遠遠。二人穿過關口，狂奔了好一會，回頭見沒有追兵，方放慢步伐。

趙鐵生道：「說也奇怪，少爺何以成了欽犯？」李元隼沉吟良久，回道：「我也沒有頭緒。」趙鐵生道：「守城官兵不大眼熟，不似是廣州官兵。」李指鋒道：「官兵不納錢財，只怕是朝廷派來的人。」趙鐵生心裏納悶，忽聽李指鋒道：「你的金剛指打得好，我欠你一個人情了。」趙鐵生笑道：「少爺言重矣，鏢頭吩咐我們互相照應。」李元隼道：「你這個人就是太老實。」趙鐵生道：「鏢頭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早給小命交予鏢局。」李元隼喟然興嘆，復道：「惜銅門鏢局快關張大吉，他日散伙了，你可自立門戶，只是不好幹鏢師，你太老實，不合在江湖裏混。」趙鐵生聞言大驚，急道：「鏢局關張？發生了何事？」李元隼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回道：「爹欲退隱，過此清靜日子。他本是出家人，厭惡是非紛爭，不足為奇。此也未嘗壞事，人生苦短，該及時行樂。」趙鐵生沒應，默默騎着馬走，回想鏢頭的知遇之恩，不禁悵兒落淚。李元隼一一看在眼裏，喃喃道：「七尺男人，哭得如婦人一般，豈不羞愧？男兒志在四方，別後也是兄弟。」說畢兩腿一夾，駿馬如箭往疾衝；趙鐵生脹紅了臉，拭去淚水，亦馳馬追去。

二人又走了半個時辰，路過一處山峽，兩旁有百仞巖壁，怪石嶙峋，奇木參天。李元隼道：「落暮前該到村落，投宿一宵再走。」李元隼舉頭望着夕陽，見趙鐵生沒應，回頭看，見他神色凝重，忽地睛光大盛，猛然回身，抽出配劍橫掠，只聞噹的一響，一根短矢應聲落地。李元隼急急勒馬，也抽出配劍，氣聚膻中，振聲呼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山峽傳來陣陣回聲，卻不見隻影，趙鐵生忽道：「小心箭...」言猶在耳，一陣短矢自四方射來，二人使出少林劍法，揮劍格擋，守得滴水不瀾。箭陣片刻過去，倏忽蹄聲四起，八個黑影從山峽兩側殺出，轉目已封住前後去路，把二人團團困住。李元隼環顧對家，八人穿了一身黑身，戴了母夜叉面譜，手握鬼頭刀。

趙鐵生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對家沒應，只發出一聲鬼哭，八把鬼頭刀便招呼過來。李元隼和趙鐵生靠着接戰，打了一會，李元隼心道：「刀法不外如是。」當下兩腿一夾，馳馬衝前，一邊握劍橫劈，使出一式「落葉空山」。此乃少林基本劍法，不華而實，立把四人之鬼頭刀格開，正要衝出重圍，不料馬兒忽地跪下。李元隼滾倒在地，仍未站起，四柄鬼頭刀已呼呼攻來。

李元隼大驚，連忙運勁一抓，使了一式「金剛破山」，一道猛勁內勁脫手而山，格開了四刀。回頭看，坐騎的兩條後腿已給卸下，痛苦的嘶叫打滾。對家手臂接過李元隼一招，手臂震得發麻，暫遏攻勢，睜目瞅着他。李元隼本以為一招可震開鬼頭刀，不料對家刀子竟沒飛脫，心道：「確是有點邪門。」正躊躇間，背後傳來馬嘶之聲，趙鐵生的坐騎也中了鬼頭刀，只好下馬，與李元隼靠背而立。對家八騎慢慢走近，圈子越收越小。

趙鐵生道：「少爺不可輕敵，那廝招式平平，陣法甚是怪異。」李元隼盱衡四方，回道：「你來殿後，容我突圍。」當下架起配劍，躍至一匹馬前，直砍下去。李元隼自小修習金剛指，腕力驚人，此一砍去勢極猛，唯對家沒有接招，瞪目望着劍鋒及身。李元隼不禁納罕：「要坐以待斃麼？」自以為必

可得手，忽然耳際生風，李元隼大驚，暗叫不好，匆匆收招易勢，橫劍守住門戶，正面那人卻大號一聲，掣刀砍來。

鬼頭刀迎面砍來，李元隼大駭，危急之際，氣凝五指，徒手握住刀鋒。鬼頭刀縱然鋒利，焉及金剛指剛硬，李元隼勉強抵住了三刀，腦後又颯然有聲，正是來敵從後施襲，心裏叫苦，恨不得多長一條手臂。正是倒懸之際，對家招至半途，忽然抽刀退去，李元隼無暇後顧，當下揮劍嚴守要穴，往後翻出圈外，定個神來，方知趙鐵生正給五敵圍攻。李元隼心道：「好小子，又欠下一個人情了。」趙鐵生的功夫比李元隼高出幾分，唯以一敵五，終歸難以匹敵，戰了幾回已見支絀，險象橫生。

李元隼心道：「對家居高臨下，不好制勝。」此時三人又掣刀攻來，李元隼無計可施，瞥見地上馬兒斷足嘶足，靈機一觸，運勁將劍擲出。飛劍去勢雄猛，打向一人坐騎。對家不防此着，況人在馬上，格擋不來，飛劍恰好擊中馬足。馬兒吃痛，頓失前蹄，那人便重重摔在地上。

李元隼大喜，呼道：「攻馬足。」趙鐵生聞言，當下沉了身子，拼勁打出五招。此招名金剛拂拭，攻守兼備，五行罡風繞身捲出，全刮在馬兒足上。只見蹄足雜遝，馬嘶四起，對家紛紛倒地。另一邊廂，李元隼俟對家走近，兩抓鷲起推出，打出兩記金剛脫，正中兩匹馬的前蹄。

李元隼內力較淺，金剛脫殼虛耗不少真元，累得吁吁喘氣。對家見識兩人武功，知非泛泛之輩，又失去坐騎，也不敢冒進。趙鐵生游走至李元隼身旁，震聲呼道：「我等與你無何無怨？何下殺着？」卻見一人站了出來，回道：「我等只問錢財，不計恩仇。」李元隼道：「你等受了何人的聘？」那人森森道：「你等久涉江湖，豈不知規矩，何用多問？」李元隼道：「只要你道出主顧，我願付雙倍報酬。」那人沒應，朝天高聲大呼，八人又執刀攻來。趙鐵生挪移身影，看準了對家破綻，使了一式金剛下界，指抓如戒刀斫下，正正打在一人胸膛。那人着地，胸膛劃了一道深深的破口，五臟六腑散落四周。剩下七人大驚，落荒而逃，趙鐵生欲駕輕功急追，給李元隼急急止住。趙鐵生道：「沒了馬匹，怪陣施展不來，宜乘勝追擊，問個究竟。」李元隼道：「山西馬賊只看錢財辦事，未必問得出底細，當留些力氣，辦要緊的事。」趙鐵生道：「山西距廣東有千里路，少爺何以見得是山西馬賊？」李元隼道：「我曾聽爹說過，山西馬賊會刀馬陣，人馬合一，且心狠手辣，教人聞風喪膽；只是沒了馬匹，刀馬陣便施展不來。」

趙鐵生頷首，又道：「少爺有何打算？」李元隼道：「事有蹊蹺，我得回鏢局看個明白。」趙鐵生急道：「適才一鬧必驚動官兵，不可輕舉妄動。」李元隼道：「如今不只官兵，馬賊也找我麻煩，我怎放心得下？」趙鐵生道：「鏢局有鏢頭坐鎮，不會有問題。」李元隼道：「此事難說，對家連結了官賊兩道，可知來頭不小。如斯處心積慮加害鏢局，只怕爹應付不來。」趙鐵生道：「若然鏢頭也應付不來，我等回去也無濟於事；況鏢頭千叮萬囑，不論如何也要送鏢往江南。」李元隼怒道：「好一個呆子，難道不會審時度勢！」趙鐵生默然低頭，李元隼知其話不妥，只道：「你獨自送鏢到江南，我自回鏢局可也。」說畢駕起輕功，沿歸路疾走。

話分兩頭，李指鋒送去了李元隼和趙鐵山，換了件長袍，領鏢師到前院，見一幫官兵肅然列隊，孫士毅站在前頭。李指鋒領眾人下跪叩頭，齊道：「參見孫大人。」孫士毅道：「這位是八撫巡案候大人。」李指鋒抬頭，見孫士毅身旁站了一人，戴了藍頂戴，尾垂二眼花翎，身穿黃馬褂，腰纏一面金牌，魁梧英偉。李指鋒跟此人打了照面，暗下吃驚。

那巡案大人正是殺了蘇全忠的候天海。蘇言悅一看就認出來，憤慨難已，身子不住打顫；李指鋒給她打了眼色，悄道：「別輕舉妄動。」

蘇家大仇未報，李指鋒一直記在心裏，奈何大內深似海，高手如雲，要報仇又談何容易？況候天海武

功高強，自知不是敵手，只好一邊潛心苦練武功，一邊俟候良機。誰知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候天海竟自尋上門來，事已多年，其容顏未老，反神采煥發。

李指鋒不再是和尚，蓄髮留鬚，相貌大異於當年，候天海自認不出來。李指鋒沉住了氣，躬身行禮，道：「銅人鏢局李指鋒參見大人，有失遠迎，請大人恕罪。」候天海打量了他片刻，冷道：「李元隼安在！」李指鋒不由訝異，回道：「犬兒剛巧出門押鏢，不大知人有何見教？」候天海從襟內掏出一幅卷子，二話不說就擲將出去，只見那卷子疾飛而來，恰好在李指鋒面門前張開，徐徐落在地上。李指鋒暗下生驚，心道：「這巧勁與銅人院高僧不相上下。」

李指鋒俯看，白紙上寫了一首絕句：

謫仙埋名醉瓊樓，千杯下懷好解愁，人皆笑我窮無用，明朝酒醒駕龍游。

詩末有行小字，寫道：「小劉伶醉書於醉瓊樓」，旁繪一朵白蓮。

李指鋒看了兩篇，仍未參悟，只聽候天海道：「你且看清楚字跡，可是令郎手筆。」李指鋒乍見字跡眼熟，遒勁非凡，乃運金剛指內功搦管成書，支吾道：「確有幾分似犬兒字跡。」候天海道：「那你可識小劉伶？」李指鋒道：「小劉伶正是犬兒諱名。」候天海厲聲道：「銅門鏢局少當家李元隼勾結白蓮妖教，散佈反詩，妖言惑眾，罪大合誅。給我搜！」官兵應命四散，肆意亂搜。李指鋒急道：「犬兒雖然頑逆，斷不敢有謀反之心，此事必另有蹊蹺，請大人明察。」候天海道：「你看反詩之末句，明朝酒醒駕龍游，分明有反清復明之意，旁邊的白蓮正是勾結妖人之證據。」李指鋒道：「定有人仿犬兒字跡，捏造嫁禍。」候天海大喝：「一派胡言！廣利錢莊少當家指證李元隼在醉瓊樓寫下反詩，這卷子乃摹本，真跡仍在醉瓊樓粉牆上。人證物證俱在，難道本座無故誣蔑！」待李指鋒欲辯無辭，只好任官兵搜，心裏盤算開脫之策。

官兵把鏢局翻得七零八落，顯然不是尋人。李指鋒心道：「那廝無中生有，只為搜查鏢局。」此時官兵必然來，低聲在候天海耳邊說了兩句話。候天海聽畢，臉色一凜，令道：「派人拖過來。」片刻過去，園外傳來輪輪之聲，官兵將鐵甲車拖了過來。候天海繞着鐵甲車走了一周，敲了兩下，聽見沉沉回音，乃道：「好堅固的車子，說不定收了亂黨的花名冊。如何打開？」李指鋒回道：「鏢車載了某達官的鏢物，只怕大人擔當不來。」候天海怒道：「混賬！本座奉旨捉拿亂黨，誰可阻我？」當下運起內勁，在鐵甲車上打下一拳，拳着鐵甲，傳來一陣洪鐘悶響，鐵甲仍然無損，只陷入一小處。李指鋒自覺好笑，心道：「饒是羅剎火槍，也打不穿銅門鏢局的獨門鏢車。」候天海啐了一口，二話不說，使勁又打出一拳，這一招糅合純陽之力，拳着之處漸見赤紅，鐵甲慢慢熔掉。李指鋒大驚，心道：「這廝也會使純陽內功。」

須臾，候天海已在鐵皮弄出一個小洞，伸手入內，提出一包東西。候天海道：「這是何物？」李指鋒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此乃密鏢，我等亦一無所知。」候天海道：「荒唐，分別是亂黨之物。」當下打開那物，竟見錠錠金子。李指鋒裝着不知情，一臉茫然，摸着頭顱道：「這麼多的金子...鏢局之物，大人儘取去可也，唯金子是別人之物，請大人諒察。」

候天海臉色一沉，瞧了李指鋒一眼，冷道：「李元隼勾結亂匪，罪犯滔天，李家窩藏犯夫，與犯夫等罪。人來，將一干人等押回衙門，聽候發落。」官兵齊聲應道：「噫！」李指鋒忙道：「且慢！此事尚未明白，況犬兒實不在鏢局，我等何來窩藏犯人？大人未免武斷。」孫士毅收過李指鋒好處，有心勸解，躬身道：「候大人，銅人鏢局一直安分經營，要不...」候天海怒道：「荒唐，你在這處納了多少福！」孫士毅心裏一凜，當下不敢作聲，只聽候天海道：「本座奉皇上聖諭，搜捕亂黨，要拿誰就拿誰。違抗者，格殺勿論。」

官兵一同抽出兵刃，將鏢局上下團團圍困。眾人方寸大亂，蘇言悅忽地站起，喊道：「此事純屬蔑造！」候天海聽見女子聲音，冷笑道：「貴局聘了女鏢師，真聞所未聞。」蘇言悅置着罔聞，自顧拾起地上卷子，盯着候天海，一面提着卷子，接着道：「白蓮教徽的蓮花有荷葉襯托，手卷上之蓮花沒有荷葉，顯然是假的，請大人明察。」候天海細看那朵白蓮花，驟然變色，冷道：「你對亂黨之事倒知道不少。」蘇言悅道：「教徽既是假的，可見犬兒給人陷害，實有人無中生有。」候天海道：「原來是李夫人，果巾幗不讓鬚眉，失覺。」蘇言悅道：「大人見笑矣。」候天海鐵青着面，冷道：「本座自會查明此事，請夫人到衙門一趟。」蘇言悅道：「饒是八撫巡案，辦事也得有個章程。」言下之意，謂候天海濫權，自不肯任其擺佈。

候天海森然一笑，驀地身影一擺，一道拳風從袖裏捲將出來，直取蘇言悅要害。李指鋒大驚，霍地站起，兩抓輒已送出，使出一式金剛脫殼，兩道剛勁真氣脫抓射出。候天海聞耳後生風，大吃一驚，連忙側身閃過，光鮮的黃馬褂已添上兩道破口。

候天海猛然醒覺，冷道：「我記起了，你是蘇老頭的同夥。」李指鋒護着蘇言悅，冷道：「狗官，總教你記起來。」候天海道：「昔日是個禿奴，誰知今朝飲酒食肉，艷福還不淺哩！」李指鋒道：「我早晚想報血海深仇，不想你自尋來也。」候天海仰天大笑，回道：「饒是蘇老頭也非我敵手，你可真不自量力。」

候天海還在冷笑，忽地袖子一揮，徐徐打山一拳，看似平平無奇，但聞轟然笛響；李指鋒曾見識此招，知其威力驚人，當下不敢怠慢，身子微沉，傾力揮出一抓。李指鋒一式名金剛下界，乃金剛指中最難習之招式，剛猛無兩，唯耗費不少真力；此時顧慮蘇言悅在身後，迫不得已方使出來，一柱純陽真氣自虎口脫飛而出，正好接住候天海的拳風。兩道真氣相擊，如濤浪四湍，括得磚飛瓦脫，孫士毅本一介書生，抵不住澎湃真氣，翻滾在地，官兵急急撐扶。

李指鋒滿額大汗，吁吁喘氣，緊緊盯着候天海，見對家仍氣定神閑，暗自生驚，心道：「此人武功果在我之上。」苦惱之際，眾鏢師也站起來，抽出兵刃，擋在蘇言悅面前。李指鋒好生感激，卻道：「我和這廝有私人恩怨，與你等無干，快快退下。」鏢師卻沒有退後，皆道：「願與鏢頭共存亡。」李指鋒道：「事關重大，你等擔當不來，速速退下。」

候天海冷道：「久聞銅人鏢局鏢頭調教有方，果然聞名不如見面。」李指鋒道：「我跟你自行了斷，與別人無干。」候天海厲聲道：「誰幫着李元準，就是白蓮亂黨，格殺勿論。」李指鋒怒道：「先得過我一關。」

李指鋒運行真氣，下盤一沉，所踏青磚驀地裂開，兩足陷入泥裏，四方塵土亂舞，只見他髮鬢倒豎，氣脈賁張，臉頰紅勝棗子。候天海暗下一驚，不再好整以暇，也擺下架式，凝神接戰。且說金剛指屬剛陽武術，修煉者須同修《內陽經》，練就純陽內力，如是內外兼修，金剛指方臻上乘之境。然而《內陽經》內功異常剛猛，血肉之軀不堪承受，只可適可而止。李指鋒練了多年金剛指，深知《內陽經》之害，欲加改良，但苦思多年仍無頭緒。

適臨大敵，李指鋒沒有法子，拼盡《內陽經》之內功，未幾，渾身如火炙赤煉，遍體殷紅。李指鋒咬緊牙關，喊道：「賊官，我跟你勢不兩立。」言畢，聳身一躍，驟及候天海兩步圈內，不待着地，一氣打出四記金剛脫殼。候天海看準了來路，急移身影，恰好避過了兩招；唯李指鋒四道殺着打得巧妙，全取四方要穴，眼見不可全數避過，當下揚起兩袖，兩道真氣脫袖打出，格開了兩招。二人真氣互抵，渾成陣陣狂風，刮得花摧木斷，饒是久有鍛鍊的鏢師也難站穩，官兵早亂滾於地。

李指鋒輕功了得，凌空回身，借候天海之拳勁退了一丈，翩然落在階除，輒如箭病衝，驟及候天海跟前，朝其面門抓去。候天海不疾不徐，以拳接招。兩手甫觸，李指鋒頓覺胸口悶熱，五臟翻騰，渾厚

之內功自虎口傳至，人便順勢翻出丈遠，狠狠撞在磚牆上，復倒在地上，磚牆塌下壓在其身；另一邊廂，候天海亦站立不穩，匆匆退了幾步，驟沉真氣，勉強沒有倒下。

蘇言悅大驚，鏢師連忙趕去，搶着挖開磚塊，忽地異風四起，塵土飄揚，李指鋒自推開塌牆站起，衣履已破爛不堪，滿身披血。《內陽經》內功好生猛烈，血肉之軀抵受不下，李指鋒使之過久，燒得體無完膚。蘇言悅哭道：「還是罷了！」李指鋒喘着氣，勉強道：「不...銅門鐵膽，寧死不降。」抖擻精神，迸發真氣，又朝候天海撲上，奮力揮出一抓，但見其手臂紅如冶鐵，一道罡風如蟠龍繞臂，自虎口沖出，宛若真龍噬珠，虎駕行雲，直取候大海咽喉。候天海心下一顫，暗道：「不要命了！」當下盡傾內勁，打出一拳，真氣破袖而發，勢如濤浪，聲比沉雷，與李指鋒的真氣抗衡。

好端端的一個園子，轉目欄傾瓦敗，花木凋零。蘇言悅伏在李指鋒身上，痛泣不已。孫士毅見已了局，狼狽爬起來，側目看，李指鋒燒得體無完膚，其狀甚是可怖，直是嚇破了膽，不敢卒睹。

「將一千人等拿下。」候天海說畢，即閉目吐納，凝神養氣。官兵唱喏，將鏢局上下五花大綁。蘇言悅喊道：「賊官，放開我。」官兵那裡多管，抽刀架在其粉頸上，把她綁起。

孫士毅拾起頂戴，稍整身冠，兀自驚魂未定，悚然道：「犯人已拿下，請問大人可否起行？」候天海無言，只見他臉色忽紅忽紫，兩眼乍亮，張口吐出一碗血來。孫士毅大驚，令人抬來椅子，端上熱茶，說道：「大人保重！」候天海坐下，喘氣不休，沉吟道：「好小子...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果名不虛傳。」